

黃河

女執月刊

小說題材之統一與結構（理論）

張壽林

錯對門兒（小說）

老向

鄉野的風波（小說）

碧野

被損害者（小說）

江朗

野餐（小說）

黎實作，荒蕪譯

復刊第二期

三十七年四月號

皮處長（小說）

紀平

市容（散文）

梁寶秋

第一根白髮（散文）

謝冰瑩

私奔（戲劇）

飛鵬

聖·戴須貝里和他的著作

徐仲年

西安新中國出版社發行

小說題材之統一與結構

張壽林

一篇優良的小說，在作家下筆以前，必然的已經有了它組織的計劃。這樣的作品，往往使讀者在閱讀的時候，覺得其中所表現的故事，步步向確定的終結進行，彷彿被作者一步一步地領導着走向一定的終結似的。普通我們讀一篇作品，在讀到一半的時候，雖然不一定能預知它的結果，但是至少我們覺得這故事的結局，在作者未下筆之前已經看透了，因此我們可以十分安心的，一切都憑之於作者。這種感覺，實在是讀小說有興趣的一個主要的因素。而使一個作家能夠達到這樣成果的，不外是由於小說題材之統一與結構的力量。

結構 (Plot) 是構成一篇小說的三種要素之一，但所謂結構者，並不僅限於小說的佈局與文章的排比，而主要的却是題材的選擇與組織。因為小說的創作，其目的不外在於藉一種題材來表現某一部份人生的真理，設使選擇題材或是組織題材的方法不得當，那麼，他的工作將完全失敗。正如哈米頓教授 (Clayton Hamilton) 所說：「小說是蒸溜的人生」，所以一個小說家，必須先從映入自己視野以內的紛紜的物象中，選擇出自己所需要的題材來；換一句話說，則在小說的結構上最初步的必要的工作，就是取材的「統一」(Unity)。

這裏所說的取材的統一，意思就是一個作家，在他寫一篇作品以前，必須先有確定的目標，而且要集中他的精神去達到這個目標，然後對於紛然雜陳的材料，才有取舍的標準。當一個作家創作的目標既經確定之後，凡是和他的目標的進行有直接或間接關係的，無論其事之巨細，在所不遺，反之若與其目標之進行無關，則絲毫亦不加採取。斯替芬孫氏 (Stevenson) 在他的一个小意見 (A Humble Remonstrance) 的序文中，曾這樣指示一般青年作家說：

「人物的本位也好，事件的本位也好，總之，作家第一要選一個動機，而且要縝密地組成一個結構，使每一件事實，都能做這個動機的例證。如此則這些小材料，都能對於作品有一致或相應的密切的關係。……就是在對話方面，如果對於這個動機沒有用處的話，就是片言隻語，作品中的人物也不應當說。這樣作品也許會因此縮短，但那是不用悔恨的，並且反而是好的。附加上多餘的事情，非但不能增加作品的價值，反而能消失了它的價值。」

依斯替芬孫氏的意見，一個作家，如果要使他的作品保持其統一性，惟一的方法必須先確定一個動機，然後去選擇材料，這樣才能使所有的材料，對於作品發生一致的或相應的密切關係。

我們知道小說是以人為成的「系列的事實」(Series of events) 來表現現實人生的事實的。人為的事實，雖不一定

能代表確實的人生，但它是有其目的，表現同一的動機的。所以一個作家，必須認清一個成爲系列的事實的「主結」(Culmination or Climax)，然後再去選擇他所需要的材料，正如音樂裏的音階，繪畫上的調色一樣，一切都需要十分和諧地去表現同一的觀念。一篇好的小說，每章每頁每行，甚至於每個字，都必須互相關聯，前後響應，以同一中樞目標，作爲歸宿。這中間，所有的事件和所有的人物，都必須到這個中樞目標有一點貢獻，同時在文字方面也應當和它保持着相當的調諧，即使有一個字不調諧，也應當想法子刪去或是更換。總之，一個作家，必須首先認清成爲系列的事實的主結，以確定其創作中樞的目標；否則紛紛然雜陳於作家之前的許多材料，是否爲其故事進行上必需的份子，將無從判斷，這樣，往往會使一篇小說失掉了它的統一性。

一篇小說，不論其所表現的事實的簡單或複雜，總之必須先有一個統一的目標，才能使每一件事實，共同走向同一的歸宿，去表現一個共同的觀念。有許多作品，如彼得·羅漢式(Peter Pan)小說名者的法爾雷奇(Vincent Van Dyke)的卜拉歷險記，以及中國的儒林外史，老殘遊記之類，其中所表現的許多故事，彼此之間並沒有緊密的連貫關係，大體只是以一個人爲主人公，而以他的活動來牽合這些不相干的事件，所以全書各部份的關係，極爲鬆弛，和主結初無不可分離的關係，甚至於根本即缺乏一個共同的主結。這樣的作品，其各部份的事實，既不一定步步引入最後的主結，所以往往可以刪去其中的若干段，仍然不至於妨礙故事的全體。至於能保持統一性的作品，則絕不如此，如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的紅字，曹雪芹的紅樓夢之類，其人物或至少三四個，或多至數十個，彼此間皆有相互的密切的關係；全書中的故事，無論如何複雜，亦均互相聯屬而不可分離。並且全書中的人物和故事，由開始到結尾，始終是向同一的主結進行，而達到一個共同的目標。正如一架機器是集合許多輪軸而成的一樣，如果取去其中的一個輪軸，也可以影響整個機器的完整，而不能完成它的功用。一篇具有統一性的作品，如果刪去其中的一節，甚至於一句，也可以阻礙整個故事的進行，而不能達成其最終的目標。這兩種不同的作品，前者結構散漫，後者則結構較爲緊密，所以前者被稱爲「散漫的結構」(Discursive)，後者被稱爲「緊密的結構」(Compacted)。

在這兩種不同的結構中間，雖然散漫的結構，其所表現的人生，似較廣泛，但是就小說取材統一的原則說，緊密的結構，其表現人生，實較爲精深縝密。因爲現實的人生，至爲複雜，初無絕對的終始，當我們選擇題材的時候，必須在無窮之中，強爲劃分起止。一篇小說由開端到結局，其範圍的大小，全在作者如何從無限的人生中，割取他所需要的部份的材料。故此所謂結構者，不僅爲提煉人生，更應就提煉人生所得的許多成爲系列的事實，再加以提煉，換言之，即整個故事由人生提煉而得，結構則更自整個故事提煉組織而成。所以一篇作品，不論其爲短篇或長篇，必須始終保持其統一，然後結構始能緊密，而成一篇優良的作品。

聖·戴須貝里和他的著作

——當代法國飛將軍兼小說家

徐仲年口譯
李志雄筆記

三十七年二月二十九日，星期日，上午十至十一時，在上海青年館，上海文藝作家協會及上海青年前聯合舉行第十五次「星期學術講座」，教讀法國駐華領事詩人亨利·舍那達斯(Henri Genêtas)演講本題。主席：徐仲年，王克。口譯：徐仲年。筆錄：李志雄。首由徐仲年介紹王講人舍那達斯：詩人，小說家，遊擊隊隊長，德軍集中營中的人員，九死一生的文武全材。

我在未開始以前，謝謝諸位：今天天氣這樣不好，還辛苦地跑到這裏來！同時謝謝徐仲年教授，他誠懇地邀我來和諸位見面！更謝謝總幹事王克先生，他和徐教授主持這個講座！這次的演講會可以說是中法友誼的表現。

今天我所要講的故事在北非洲阿舍里(Agades)開始。諸位知道那兒是熱帶，樹木繁茂，西各莫爾風颶甚如毒。那是聯軍將在法國南部登陸的一年的春天。在濃蔭之下，有一位海軍上將，一位陸軍將軍，以及幾位戴高樂將軍的幹部，圍桌而坐。桌端坐着一位青年戰士，目光炯炯，腫了高藍：這位便是我們的大小說家安東瓦訥，杜，聖一戴須貝里(Antoine de Saint-Exupéry)。那時，法美、英、法聯軍登陸之期不遠，大家知道這次的登陸對於第二次的世界大戰是有決定性的，情緒非常緊張。這位蔚藍腫子的少年忽然講一句深深動人的話：「我們大家都是運帶關係的！」人與人之間有運帶關係，所以應該團結，應該互助：這便是聖一戴須貝里所有著作中的主旨。

聖一戴須貝里誕生於一九〇六年六月二十一日。身體強壯，頗肯用功。他曾去投效國立海軍學校；數學考得很好；只是作文題目不稱他的心，不肯做，索性繳了白卷。這樣的脾性，似乎他的前途很渺茫。然而事實證明了相反：他改進了航空學校，一級一級地升，一職一職地調，着着成功。一九二六年進了郵航公司，當了郵航員。他和另兩位飛行家紀友梅(Guillaumet)和梅爾莫茲(Mernez)首先飛渡南大西洋；自從法國南方的都羅斯(Toulouse)出發，經過法屬西非的德卡爾(Dakar)，直抵阿根廷。這是冒險但很英武的行

動。南美多高山，高山以上的氣候非常惡劣；那時候，飛機自然沒有

現在的好，電燈尚未發明；所以黑夜飛行認為絕對危險，絕對不可能的事。勇敢的聖一戴須貝里偏要嘗試一下！他在夜間起飛了，以每小時二五〇哩的速度前進。不幸他闖入一陣很厚的雲霧，風也刮得特別大。沒辦法，他只得降低飛機，降到他認為不致觸着山頂的程度。他果然逃出雲霧，只是，哦！這近飛機腹部的不是山頂而是洋面！幸而大風把飛機吹走，總算沒有跌入海裏！他拚命直角上昇，對準了天上的彙星，作為嚮導。無奈油又盡了！他被迫降落，飛機撞在地上，人昏了過去。……這次的重傷使他臥牀了八個月。這些情節都寫入他的小說「人類的大地」(Terre des hommes)裏。

法德戰爭一起，他立刻投入志願軍，進空軍服務。他加入偵察機隊，數次進入德國境內或德軍陣內偵察，完成最危險的任務。有一次，他奉命飛臨一個德軍佔領的法國城市，叫做阿哈斯(Arras)，到那兒去擄取德軍的位置。這次的任務，等於叫他去自殺；而且，即使照相攝成，也沒有大用處，因為四十八小時之後，就要投降了。但是聖一戴須貝里毅然出發，以三千呎高度飛近阿哈斯。進了阿哈斯的空境，飛機逐漸降落；從三千呎降到兩千呎，從兩千呎降到一千呎，從一千呎降到五百呎；——空中攝影的高度是三百呎。地面上德軍的高射炮瘋狂的集中射擊，聖一戴須貝里的飛機翼洞穿像蠟燭，機身像蜂窩。每次飛機震動得道駭利害，把聖一戴須貝里從座中擡出，幸而始終抓住指揮桿，飛機沒有翻翻！在生死間不容髮的當兒，他完成了攝影工作。這件故事收在「飛行員」(Pilote de Guerre)裏。

現在我們的略談談筆一載須貝用的著作。

第一部作品：「南方郵件」(Courrier Sud)，於一九二八年出版。飛行員約京，貝爾尼回到巴黎，遇見一位青梅竹馬之交舍訥維愛美，愛爾實，已是一位有夫之婦了。她的丈夫是一位庸碌的人，她有一個男孩。她愛貝爾尼，男孩一死，她跟了貝爾尼私奔。但他很快發現，愛情未能予他以前所追求的幸福。失望之餘，他走入巴黎聖母教堂，聽神父佈道說教；但他又發現宗教不能予他以幸福。於是他一心一意從事他的本位工作；他冒險駕駛機穿過非洲西部的沙漠，把南方的郵件及時載運。不幸中途失事，他也被背叛的阿刺伯人所射死。臨終時，他在了一本小抄本上寫這一句：「我死得很幸福，因為我對我的職責盡了最大的努力！」

第二部著作叫做「夜航」(Vol de nuit)，一九三八年出版。爲了要便從巴達各尼、從智利、從巴哈蓋來的郵件，及時抵達阿根廷的京城，務須夜航。不過，南美洲多高山，飛機設備又欠完美，夜航等於自殺。但年輕的法比央出發了，果真遇到惡劣天氣，奮鬥失敗而死。他的年輕美貌的太太還在等待他別！

第三部小說，「人類的大地」，出版於一九三九年，內容極爲複雜。書中描繪航空人員的生活，大部份是作者本身的經驗。其次，飛機在沙漠裏失事，飛行員口渴得快死了。忽有一個阿刺伯人走近他。這個阿刺伯人也許是友人，也許是正在遠伐的敵人。阿刺伯人見他這樣困頓，就把自己的水，——所剩的已經不多了，——滴幾滴於他的口中；這幾滴水救了他的生命。從這兒舉動裏，充分表現出人類的手足之情。人類的肉身沒有什麼價值，可貴的在乎精神，在乎這情誼的表現。

第四部小說於一九四二年出版，那是「戰鬥飛行員」，用英文寫成，出版地在紐約。德國當局立即把這部小說列入禁書。爲什麼呢？因爲書中恰好記述在阿哈斯上空攝影的故事。當飛行員盤旋於太空時，他感覺他對於被中全體居民應負負責。作者還以爲在國家失敗裏面，也許找得出，民族復興的精神。

第五部小說，「寫給一個人質的信」(Lettres a un Captif)。

(一)一九四三年出版。一個法國人被捕入集中營，就把被房的一羣的感想記載下來。這部書，形式雖是小說，却含很濃的哲理。如果要詳細分析，非單獨作一次預備不可。它的主要的意義是：人類有類人的尊嚴，不能偷生，過一次或棄統治之下。飢渴寒暑，人類朋友在巴黎省約河邊咖啡館裏喝咖啡牛奶和吃香腸。兩人感覺很幸福，以爲應當把這種幸福公諸同好。河中駛過一條船。他們把兩個船夫，喊了上來，請他們也吃咖啡牛奶和香腸。兩人有股有笑，邊吃邊談。他忽然發現：他自己已是法國人，朋友是猶太人；兩個船夫一個是德國人，一個是奧國人。人類原應當相親相愛的，何限乎國籍？何別乎種族！

第六部，最近出版的一部，「小王子」(Le Petit Prince)，是一部傑作。作者採取了象徵的筆法，故事新奇，而含義甚高的無奈這些象徵都是悲觀的！天上每顆彗星是一個小世界。某顆星上住了一位小王子，陪伴他的只有一朵玫瑰花。他很愛護這朵玫瑰花，而這朵玫瑰花雖免持寵而驕。他們相親相愛。有一天，小王子忽然想去訪問別的星球。正因為玫瑰有根，所以他只能獨自動身，兩人揮淚而別。在一顆星上，小王子看見一個長鬍子老伯伯端坐在寶座上，問他是什麼人？他自己就是統治者。問他統治些什麼人？却鬼都沒有！在第二顆星上聽見一個計算不停，但一無所有的銀行家。在第三顆星上發現一個足不出門的地理學家。……小王子久聞星球之一叫做「地球」，他就到地球上來玩玩。只見一片沙漠。尋來尋去，杳無人跡，祇有一架瘦弱可憐的花。問它：「人呢？它說：人生無根，到處飄蕩，所以難尋。小王子尋到鐵道和公路交叉的地方，只見每路很短的時間，總有一輛火車疾馳而過。其間，小王子認識了一隻狐狸，說問狐狸：人類爲何如此忙？狐狸回答：人類想像忙裝做忙；其軍車中的人們感覺悶得要死啊！小王子和狐狸成了好朋友。小王子和狐狸說了玫瑰花。牠就勸他應當對它負責。小王子答應了，想回到原來的星上去；無奈身子變重，飛不起了。他就通知狐狸：也許有朝一天牠要目視他的突發，可不要悲傷；他的肉體固然死了，精神並未死去。在沙漠裏，一條黃色的蛇咬了小王子一口；小王子的肉體倒地而死，小王子的靈魂就飛到玫瑰花的身旁。

總觀筆一載須貝里的全部著作，我們可以得到下列的結論：(一)人類對於本位工作應當負責到底；(二)人類應當適合世界潮流，在「現在」中生活，準備着「將來」，而不可眷戀「過去」；(三)人類的價值在乎精神，而不在于肉體；(四)人與人須互助；(五)人類的肉體是會敗壞的，可是人心中自是不朽的部份；這部份便是人類的自由，也就是人類的尊嚴。

錯對門兒

老向

北平，一個風雪交加的夜晚，高協理不耐煩的在書齋裏踱來踱去；食而不知其味的香煙，一枝接聯一枝，腦子裏湧出無數關於太太或有意的幻想。猛然聽得汽車一停，他急忙跑出門，一顆心才算落了地，因為他已經看見自己太太安然無恙的坐在車上。可是當他開了車門，她下車的時候，不免又吃一驚，「瞧你這一身的雪！你在那兒去參加雪戰來呢？」他一面替她拍雪，一面這樣問她。但是她彷彿沒有能聽得，楞楞怔怔的一直向屋裏走，門檻兒都忘了避，幾乎和個筋斗；顯然她正有什麼心事，沉重的壓在頭上。

「梅！你……」高協理一見這副神情，立刻又墮入疑間的深淵。梅來，高協理的太太，一邊除去大衣，一邊長出著一口氣，坐在沙發上，鎖靜了好一會兒，才遲遲說道：「素之！你永遠相信我，是不錯？」

「我……我相信你？這有什麼問題？我不懂……」高協理對這突然的追問，可說是一萬個莫名其妙。

「好了，你祇要相信我，我就可以告訴你。今兒晚上我的奇遇。」梅姑娘一副緊張的神情，似乎微微的鬆弛了一些。

「奇遇？」高協理驚詫的說。「什麼奇遇請你快說！」

「說是要說的，但是不能白說，你得設法幫我的忙。」

「在你的名義之下，我永遠做一個最服從的臣僕，決不反抗的順民。任何事情，我一定

要竭智盡忠！」

「真的嗎，素之？我謝謝你！」梅姑娘笑了。「我告訴你今兒晚上的奇遇：我遇見一位從前給我住過錯對門兒的老鄰居。」

「你這孩子，幾乎嚇壞了我。我還當有什麼大不了的事故呢，原來遇上個舊街坊。」高協理一副緊張的面孔，立刻也和緩下來。

「這個街坊，非同小可。他是我的私淑愛人。」素之一板正經的說。

「私淑！——愛人？」高協理似乎不很明白這個名詞的涵義。

「是的，私淑愛人。」梅來低聲的說。——就是，我愛他，敬他，還有點兒感激他，此刻我憐憫他。可是他，跟我住過錯對門兒的那位老鄰居，一點兒也不曉得。」說到這兒，梅姑娘的兩行熱淚，斷球似的往下滾。

「梅！……」高協理想安慰太太，可是話不知從何說起。「到底是怎麼回事啊？像這等無頭命案，教我怎辦？」

「是這樣的。」梅來自己指了一指眼淚說。「今兒傍晚，我不是到玉家去應酬嗎？汽車停在西單牌樓的紅燈之下，突然有位一望而知絕非尋常乞之的人物，走近我的車前，向我伸出一隻特殊的手掌，我定睛一看，全身禁不住很很的震盪了一下，彷彿是觸了電。他，他是我從前住過錯對門兒的街坊，是我小學裏的同學。我揩拭一下眼睛，正要開開車門，問他個究竟，可巧被警來了，車子隨著人流急遽的轉到西長安街。我扭回頭去再看，狂風飛雪，打

在車窗玻璃上，模模糊糊，什麼也看不清。」「他怎麼會落魄到如此田地？」我鼓足了勇氣，正待命令司機拐回去找他，車子一停，車門一開，玉太太早把我迎下車來，兼推她死乞臉臉的客廳。」

「羣客人，包圍着我，問長問短，可惜我祇三三四四，不知怎麼樣闖出的車間。隨着人入了座，你敬酒，他布菜。你想，我正掛念着那位動在風刀雪刃中的老僑居，那裏辦得出什麼酸甜苦辣？可是你，交際場中的人物們，除了掛在昏迷的爛調俗套，不住的向你賠味，誰也不會注意到別人心裏正在有掛牽。」

這時梅兒，高協理從女僕手裏端過來一杯熱茶，說道：「梅！來喝一口，再慢慢講！」

「梅！我這這場宴會應付到相當的階段，便匆匆的向玉太太告辭。馬上又回到西單牌樓去。我下了車，立在路旁，張大了眼睛去檢視往來的行人，可憐那風雪中的乞兒，已經不見蹤影；在那裏，我待了多少時辰兒，我已經不知道；風吹雪打，我也全都忘了。我祇希望那位老鄰居一出現，我便把他拉上車，拖回家，再細細問他落魄的經過，可是……」梅伏在沙發上痛哭了，她抽搐的一個字也說不出來。

「這道遲遲的老不見你回來，我給玉家打電話，說你早已離開那裏！」高協理回憶着過才的情景，這樣說。書案裏猛猛沖來一陣沉默的高潮，他們倆誰也沒有話說。

「怎麼辦呢？素之！」好大一會兒，梅姑娘才抬起頭來，向着丈夫求救，「這樣冰天雪地，教他在何處安身呢？」

「他要是從職區逃來的難民，大概總會住在收容所吧！」高協理試着作出這樣的回答。

「可是，你們昨天不是有個什麼會，說是

爲難民募捐嗎？募了多少？」

「別提了！有錢的人們，是愛把錢放進口袋裏去，最不習慣的是從口袋裏再把錢掏出來。誰都是善財難捨，口惠而不至。誰也不怕錢多，壓折了脊梁骨。多少發了國難財又發勝利財的人家，爲孩子修個球場可以花上億的錢。爲了難民取贖，請他捐助一些稻草，他會捨的。」

「怎麼？難民收容所連稻草都沒得請？」
「有是有的。不過在這三九天裏，有些稻草，又管什麼事？」

「不管吃的？」
「管也有限。所謂管了不管飽。」
「那就難怪我那位老街坊他出來行乞了。」

「梅姑娘說着，立起來，走到丈夫面前。」
「你幫幫我，幫我找他來！」
「我不是說過了嗎？你祇要有主意，我無不依從。」

「高協理拉着太太的手，慢慢的又一同坐在沙發上。」
「我想要你破鈔。」梅姑娘提出具體的要求

「這一點在我是最容易做到的。」高協理笑了。「但是鈔如何破呢？」
「我到難民收容所去拜訪，我給每一位難胞一點點憲惠。如果我那位少小同鄉也在裏邊，自然我就能把他認出來。素之，你看我這注意可高明？」梅姑娘說到這裏，相當的興奮。

「好極了。你拿過支票簿子來，我給你簽字。」這是高協理的偉大的作風，他一向認爲錢被人用才是對的。

這一夜，梅姑娘反覆的溫習着那位住在對門兒的鄰居的一切。這是抗戰初起時在南京一條胡同裏的事了。梅葉的父親是個軍人，在

淞滬一帶作戰陣亡。多虧對門兒一位郭姓的鄰居，幫助她這孤兒寡母料理了喪事。這郭姓

鄰居有個兒子，在一家小學裏和梅是前後同學

。這兩個郭家老太太們，早晚的常在某一處談天兒，梅姑娘那時已聽懂得一些什麼了，影

影綽綽的似乎聽到這將來她婆婆家裏的話，心裏也曾覺得怪高興的。後來，不久，南京

淪陷了，他們各自逃難，從此就斷了音信。可是對門兒的紅漆門框上，釘着一塊「河北郭萬」的匾額，光亮閃閃，人們遠遠就會

看得見；她的同學那一個雙眸有神的眼睛，和他右手上那一個多餘的六指，也最能夠給人以不滅的印象。

梅姑娘又想到要去印刷一些尋人的招貼。但是她努力要憶起她那同學是什麼名字，或那一

一羣人，竟想不起來。
「如果當時他認得坐在汽車裏的，是他從前住過對門兒的同學，而這位同學對他是不

理不睬，毫無情誼。他對於人類將是怎樣的看法？」想到這裏，梅姑娘感到刀割似的創痛。

更覺這法子入髓。黎明時候，她剛一閉目那隻六指的手掌，那付可憐的面孔又出現在她的眼前。她伸了手去拉他，把自己丈夫都驚醒了，她

還在喃喃語說：「我正在尋找你呀！」

第二天，晴了，風止了，地上的積雪有一尺多深。空氣成了成了銀裝世界，到處都是瓊樓玉宇。空氣是清冷而新鮮。梅姑娘，可憐正徘徊在難民收容所的雪地上。她把每一位苦難的男女同胞都親自訪問過，而且都有一位苦難的同學。她感到無限的苦惱，無限的空虛。

快來！找到了，我替你找到你的好朋友了！

「真的？在那裏？」梅姑娘急切的詢問。

「梅！相信我。」高協理說。「我不但替你尋到，而且已經替你把他請到家裏；不但替你請到家裏，而且已經替你盡了一番主人之禮。」

「是嗎？你在什麼地方把他找到的？」梅姑娘眉眼含笑，快樂得幾乎跳起來。

「在火車站。我去送朋友，一下汽車，就看見一隻六指的手掌向我行乞，我立刻問他昨天傍晚是不是在西單牌樓來着，他說是的。」

「素之！我真感謝你！」

「不過，梅，你先慢着感謝。我問過了，他不是河北人，也不姓郭，似乎不是你從前住過對門兒的鄰居。可是，我以爲，這沒有關係。我們應該把每一位難胞當作對門兒的街坊，不是嗎？你已經完成一件最偉大的善事，你應該快樂！」

三十六年一月 零下十七度
於故都綏福難得無限齋

本刊三期要目預告

記 蒙先生 孫伏園
 沙袋 梁廷秋
 現代詩人的危機 趙景深
 風流劫 李朴園
 賦 張十方
 題未定 謝野
 這是無情却有情 謝冰瑩
 故宮記遊 紀平
 威克家的詩 蘭如

鄉野的風波

碧野

這大房子是修闊闊的，在這初伏天裏，所有的門窗還是緊緊地閉着，甚至在每扇窗子上釘上了楠木板，而門上又掛了繡花簾。大房子裏一年四季都是昏暗的，光線只從露臺院的一扇高牆上的小玻璃窗射進來，要是碰到天陰或下雨，大房子裏就得撐燈才看得見東西。盧太太是習慣這種生活的，她認爲自己身子軟弱，連這大熱天還怕風吹着了涼。自從她的丈夫盧老爺跟她分居以後，她終年不出房門半步。幾年來，她雖然不知道外面莊院裏的景物的茂盛或衰敗，但是她却非常嚴厲地詢問她的賬房關於佃戶們耕種的田地，和精密地管理賬目。

突然，從靜寂的莊院裏來了一陣嘈雜的人聲和沉重的脚步声，這使盧太太吃了一驚，對他的丫頭小鳳喊起來：

「你這道豬，呵，外面亂嘈嘈像塌了天，還不趕緊出去看看！」

小鳳片刻也不敢停留，她急慌慌地掀起繡花簾跑出去，在廳門口她突然被一件東西撞倒了，當她看清楚撞倒她的原來是賬房王進祿，她連忙支撐着瘦腿爬起來。

「太太，老爺回來了！」王進祿兩着繡花簾提高嗓子叫。

「他單個回來？」盧太太在房子裏問。

「老太太和太太他們一起。」

「哼，太太，好個貼心貨！」只聽見盧太太在房子裏恨恨地叫：「你把他們安到舖木林接房裏去，不就算了嘛！」

小鳳聽說盧老爺回莊院來了，就急急擡動兩條瘦腿走出廳門，到石砌的池塘邊，在一棵正盛開着的「象牙紅」下遠遠張望。她看見盧老爺，太太，老太太前後坐在三張繡製得很精緻的自備滑椅上，後面跟着十幾個武裝跟班的，由十二個壯漢輪換地抬着走過一條柏

石板路，然後在拍膝蓋頭的寶台階前停下。盧老爺，太太和老太太，一齊被跟班們攙下階臺，小鳳一味遠遠地注視着盧老爺，他比去年回鄉來歇暑的時候瘦了些，但是遠遠地還可以看出得清楚的垂髫脫的下額，和突起的眼滾滾的大肚子。

小鳳正看得出神，突然覺得後腦勺上一陣劇痛，她差點昏厥過去。

賬房王進祿騎抓雀兒般的輕輕地從後面走上来，一把抓住了小鳳的黃毛小辮，差一點把她捉了起來，他用另一隻手曲起指骨，像獅子般的狠狠地朝她的額亮上壓了幾下，從牙縫裏罵道：

「你幹的好事，剛剛我被你搞得心口麻瘋！」

「大伯，我不敢了！」小鳳細得眼淚都淌出來，低聲地哀求着。

「誰是你這犢丫頭的大伯？哼，我忙得像陀螺轉屁股，你倒安穩！看你個樣子，倒真想預個位子當三太太呀？要我王進祿來侍候你嘛！」他接連着又壓了幾下小鳳的額亮，「跟我走，趕緊給我侍候三太太去！你是狗娃沒淨眼，二太太回來了，這莊院就成了二太太的天下，試問太太的門樓朝那方？那裏是二太太的對手！」

小鳳看見王進祿臉通紅，而且滿嘴酒臭，她知道他有幾分喝醉了。他撒野地在奚落太太，一定是剛才太太給什麼釘子碰得他心裏冒火。

小鳳不敢插一句嘴，只聳頭垂腦地跟着王進祿的屁股走。

一一

盧老爺和他的岳母連同太太太太被賬房王進祿請到池塘中央的八角湖心亭上來歇涼。湖心亭是由一座彎曲的紅漆欄杆的木橋牽運到岸上去的。池塘裏浮滿了圓潤的嫩荷葉。盧老爺和他的岳母，太太，坐在王進祿叫莊丁搬來的藤椅椅上，喝着王進祿親自泡來的三碗雨前茶。

這湖心亭是很風涼的，盧老爺適意地掏出鼻烟盒子，把黃粉粉的鼻烟塗抹了大鼻頭似的鼻子。

王進祿恭恭敬敬地把零落的白銅水烟袋，和一根插着的紙卷，雙手遞給盧老爺說：

「老爺，請吸幾口解解悶。不知道老爺今年回來得早，連房間都沒來得及打掃。」

盧老爺並不接水烟袋，他從自己牙黃色的夏威夷綢緞衫胸袋裏掏出一個銀盒子，抽出一支呂宋烟，刁在嘴角上，用精緻的打火機點烟吸。他把第一口濃烟直噴到王進祿的臉孔上：

「你就會當面賣乖，你知道我每年夏天乘回來，爲啥不早點把房子打掃？」

王進祿放下水烟袋，走到站在二太太屁股後拿把大蒲扇替二太太搗涼的小風跟前，他沒好氣一把搶過大蒲扇，一邊替二太太搗涼，一邊對小風瞪眼：

「還不趕緊給老爺太太打帕子，打過帕子趕緊到樓上去收拾房子！」

立即小風跑去提來一桶清水，腰裏揀來一個深口的白洋瓷臉盆，肩上搭來一條手巾。

她打了第一把手巾正想先送給老太太，但剛剛走兩步，就給王進祿一聲咳嗽打住了。她看見王進祿不高興的給她使眼色，而且偷偷地指了一下二太太。她連忙轉過半個身子來，把涼手巾雙手遞給二太太。

二太太怔了一下，只看着小風沒有血色的一隻小手，微微地搖頭。

「二太太嫌你髒，那有福氣討賞？」王進祿故意裝笑說。

二太太在旅途上受熱，本來就滿肚子不滿快，現在好像給王進祿的話撥撥了痛處，就埋怨起她的丈夫來：

「那是你的好主意，不讓我擦擦手，弄得衣服侍，硬是焦人。」

。這鄉端頭那裏找得來像琳琳一樣貼心的丫頭呀！」

小鳳給二太太這一串話說得臉黃的臉頰上透出了一絲羞紅。小鳳心想二太太看不來她，也看不來二太太：十隻指甲和穿着白空花高跟鞋的十隻腳趾，塗得猩紅，配著她的塗紅的嘴唇，和兩頰上圓潤的兩塊胭脂，真像像吃人的母老虎；頭髮像鮮紅的絨毛母雞，怪樣式的羅紗旗袍，襟胸開得高高的，連統紅色的小褲衩露出來，沒有袖子，兩隻肩膀露出來，連腋毛都有得清清楚楚。說話的時候做出一副坤角的怪模樣怪腔調。雖說二太太待人狠毒，但却莊重多了，大鑊子上插着金釵，褲子遮到腳盤，穿著鑲邊及膝的衫子，只塗水粉，從來不塗胭脂，她的一隻小脚，一年纏到頭，在不纏的日子裏，除了臉孔和手指之外，身上的一切都不會露出來給人家看見的。

老太太在藤椅上困倦地睡著了。

「樓丫頭敢起來就忘記了給老爺打帕兒？」王進祿提醒着說。小鳳這才又忙著重新打了涼水手巾給盧老爺。她站在盧老爺的緊跟前，認真地看見盧老爺的臉滿了鼻烟的大鼻頭上冒著汗珠。他兩片發熱的肥腮，下眼皮青腫得可以擠出水來，滿臉酒刺，兩上留著做然翹起的兩撮鬍子。小鳳一連打了三把手巾給他，才算把個肥大的頭部抹完。

小鳳在這裏的事幹完了，然後走過彎曲的木橋去打掃樓房。

「記住要收拾乾淨，要是留得一絲絲灰，當心我給你『風乾板粟』吃！」王進祿對着走遠了的小鳳高聲叫。

盧老爺把呂宋煙弄滅，但立即又把它點著：

「進祿，我問你——」

王進祿連忙放下大蒲扇，走過去恭恭敬敬地站在盧老爺的跟前。盧老爺深深地吸了口烟，眼睛銳利地望著他的服房間：

「這一年來你把田地經營得怎樣了？」

「託老爺的福，除了去年秋間有二十多畝沙田給水沖毀了的不說，百來頃地去年收成都還好。」王進祿把腰一彎一曲，滿臉堆着笑。

「租都收齊了？」

「咳，不提收租還好，提起收租，龜兒子們把我的心都傷完了！」

老爺，你知道那幫佃戶是吃生鉄阿鋼炭的——蠻不講理，說好他們就推窮，說家口多，活不成；說歹他們就一聲老爺一聲老子的，說窮人爺苦老子天也擋不了他們要保碗飯吃！……」

盧老爺憤然地把手一揮，打斷了王進祿的話：

「你就不會叫鐵公派人跟你到四鄉去催？你不知道租錢就是我的命，我的命就是租錢！」

「可是……」王進祿哭喪着臉惶惑地眯着眼睛。

「可是什麼？可是你幹得不好是不是？我一年花那麼多錢請你來白吃飯的，是不是！」盧老爺氣得把剩下的半截呂宋烟用力擲進池塘裏去。

王進祿嚇得倒退了兩步，但盧老爺一點也不放鬆他，立即又逼問：

「桔柑樹，桔柑林又怎樣了？」

王進祿只低着頭不敢回答。

「說呀，桔柑林怎樣了？不要扯謊，我知道我的桔柑樹總有八千三百六十七棵，不得錯呀！」

「可是……」

「又是可是！我看你趕緊給我細被服走路罷！」

「老爺說的桔柑樹數一點不錯的，」王進祿哭着嗓子說，「可是春上一連幾天大風把桔柑花吹落了！」

「啥子？花落了？」盧老爺突然把肥胖的腦袋倒落椅背上，他的眼睛茫然地望着亭外玄藍的天空。

很久很久，盧老爺才把凝望天空的眼光收回來，開始注意莊院裏的景象。他看見那座門頂掛着某部長顯字的金匾樓房，仍然巍偉地矗立在濃綠的柿木林前。種植在那樓房前的兩棵玉蘭樹正飄送來一陣陣清香。池塘的四周岸上聳立着一些梧桐，垂柳和烏桕；把眼光穿過岸上沁綠的樹叢，可以隱約地看見正開放得顯紅的薔薇，山茶和象牙紅美麗的花雀在那桃林裏飛飛跳跳。這富麗的莊院裏是一年到頭不斷綠，四季不斷花的。這裏的一枝一花一葉都經過人工的矯揉，而被矯揉

得格外顯著的是那些兩尺高的小樹，成寶塔形，葫蘆形，團扇形，盤龍形。盧老爺眼着這些與妙精緻的院景，就不由得想起自己當年發家的經過：在他二十五歲以前，還是一個頂頂的浪蕩漢子，賭場酒館是他的交遊場所，下等妓院是他的家。後來他勾搭了一個破落戶的守寡少婦，這就是他現在的大太太。當時他變賣了守寡少婦的幾十畝身田，就開始販賣鴉片，連本帶利百幾千滾，在十年間他就成了在鄉下當土地主，於是在城裏開設了一家銀號和一家錢莊，而自已就親任兩家的經理。在城裏他的過問生活是非常豪華的，場面鋪張得很大，自己的「半路配」雖然通通兩年裁書，但是在城裏就擺不出去。於是他娶了哪哪在高中畢業的小姨子當二太太，容貌既出眾，接待賓客也很裕用，她到底是新派學堂出來的小姐，一結婚就要很稱他的意。可是他一想起今年格外提前回鄉下來，就不由皺了皺眉頭，因為他做了一次很大的投機生意失敗了。眼看看自己的銀號和錢莊就快要連根一齊倒塌下來了。所以他提前回鄉下來，打算清理賬目，以便提出大宗款子去支撐生意。可是剛才王進祿告訴他們佃戶們故意拖欠租糧，桔柑花又被風吹毀了，今年結不成桔柑。這對他確是一件要老命的事。他的眼睛凝注着池塘岸脚，心裏打着主意：自己的成敗是決不能讓家裏人知道的，不知道還好，要是知道了，反倒會給自己添麻煩。桔柑花全落了，這是天意，人不能跟天鬥。那麼，佃戶們呢？他們真可惡，胆敢來抗我的租糧嗎？好，看看辦！……

正當盧老爺想得入神的時候，突然他看見從池塘脚的一道隘溝裏爬出來一件東西，那東西渾身污泥，顯得那麼可怕，把他嚇了一大跳。他連忙叫道：

「進祿，那是啥子？」

那東西好像聽見了亭子上的叫聲，從池塘的爛泥裏直起，那是一個「人」。

「胡老風，老爺回來了，看你這老鬼像給閻羅王打進了泥牢，不要把老爺太太嚇着了！」王進祿對池塘岸脚高聲叫。然後又回轉身子來對盧老爺低聲說，「我叫那窮老頭通隘溝的，天旱很久了，我怕下

起大雨來陰溝不通會把莊院淹了。」
「他是瘋子人？」盧老爺用打火機吸着第二根呂宋烟，壓壓驚，吐口煙圈。

「人家說『貴人忘小事』，今天我才知道這話說得對。老爺，你忘了？這個胡老瓜真是我們家的老佃戶呀。」

「哎喲，太陽愈來愈狠，熱死人嘍！房子收拾好了沒有？」太太在躺椅上伸了個懶腰，嬌聲地埋怨。

王進祿跑過去拾起大蒲扇給太太搧涼：「邊埋着笑說：

「太太，再歇一下。那樓上的傢俱多，總得抹個乾乾淨淨，

讓太太住進去才安逸對不對？」

「他也欠租嗎？」盧老爺緊着問王進祿。

「那個？」

「你剛剛說的這個叫做啥子胡，胡老獨的？」

「老爺問的是胡老瓜？他只交半租的。」王進祿不停地扇動大蒲扇，遠遠地說。

「爲啥子交半租？」盧老爺皺眉。

「他只種了我們家五畝坡田，剛剛跑來伺候老爺太太的那個丫頭小鳳就丈他的孫女，當丫頭的只給一口飯吃，不給工資。他平時也被騙到那院裏來打雜，掃院子，修剪修剪花木。橫豎他種的只五畝坡田，他們祖孫二人白給我們家裏幹活。……」

盧老爺覺得王進祿噁噁，氣憤地打斷他的話：

「要是個佃戶那收半租，我姓盧的家業不就『殺窮』！」

「呃呢……」

胡老瓜聽說他的東家回來了，就走進池水裏洗掉身上的污泥，然後吃力地爬上池塘岸，惶惶地走過彎曲的木橋，往湖心亭上走來。

「老鬼，你來幹啥子！」王進祿正沒好氣，大聲地吆喝着走近亭子來的胡老瓜。老太太沈沈的睡夢中也被吆喝聲驚醒。

胡老瓜沒有回話，已經走進亭子裏來了。

盧老爺極惡地望著站在他面前的窮老頭子。他看見胡老瓜長得可怕的臉龐：駝背，胸口，深深地凹了进去，臉黃歪在左肩膀上，好像

他的腦壳不是長在頭子上，而是扛在左肩膀上的。腳趾趾癢得很開，很怕人，像兩截就癢得發大了嘴的蛇頭。他的臉孔黑得焦乾，刻滿了深溝似的皺紋。嘴巴裏的牙齒脫落了一半，眼睛小而昏花。

盧老爺看着看着心裏就打顫，他大聲地說：

「你要幹啥子！」

胡老瓜遲疑了一會兒，然後才說：

「盧老爺，今年眼看大旱，減收我家一點租糧……」

盧老爺望着胡老瓜歪在一邊的沒有鬍子的臉孔，陰陰地說：

「快進棺材的人了，還個啥子田種嘛？」

胡老瓜把臉亮得更厲害，倔強地說：

「我窮老頭活著一天，就得幹一天。」

「你幹的好了，」盧老爺把臉孔一橫，「可是租糧是不能減的！」

然後他低下頭去喝茶，不在睬胡老瓜。

「不減，不減，大夥都活不成！」胡老瓜說後移動着他的大腳丫

走掉了。

王進祿奇怪胡老瓜突然變了。他平常是一個沉默寡言的老佃農，因爲他那麼一大把年紀還很幹，人家就叫他做老瓜。你就是把他捋了捋了煮了吃了，他還是沒有半句話說。但是他今天對盧老爺說的最後一句話，是那麼响亮和帶威脅。「大夥都活不成！」這是一句多麼嚇人的話。王進祿會到胡老瓜的話是說：要是佃戶們活不成的時候，他們就要行兇。王進祿在盧家幹了十年的賬房，真看不透胡老瓜那瓜樣子，咋子真那那麼鐵硬。於是他對着胡老瓜走遠了的駝背形吐了一口痰：

「老狗，當心老子給你尖刀吃了！」

三、

好容易盧老爺才被王進祿領進樓房裏去。

這幢大樓房，因爲整年沒有人住，廳堂下的雕花欄杆，紅漆的柱子和噴金的棧棧很多地方已經給虫蛀了。小鳳剛剛把樓板打掃乾淨，

立即又落滿了一層薄薄的黃色粉末。

「這是期個搞的？」盧老爺指着樓板上的粉末問王進祿。

「老爺，這樓上沒得人住，快來給白蟻蛀垮了！」

盧老爺好像掉進了冰窖，突然打了一個寒噤，一種不祥的預兆掠過他的膽怯的心。

小鳳早就把繡花被單和枕頭鋪好。盧老爺一看見床，就打了一個很大的呵欠，連皮鞋也沒有來得及脫掉就倒到床上去了。很快樓房裏就響起了悶雷似的鼾聲。

二太太吩咐小鳳去打盆溫水來給她洗臉。爲了要保護她臉孔的潤滑，就是大伏天她也不願意使用涼水的。

小鳳好容易到廚房裏去打來了滿臉盆溫水。小鳳生怕又挨二太太的罵，她很快地挑選了一條花色漂亮的手巾放進臉盆裏去，然後雙手把臉盆端到了二太太的跟前：

「二太太，請洗臉。」

「那邊不是臉盆架嗎？莫非要我爬在地上洗臉不成！」二太太在用小銅擗子細心地修指甲。

當二太太跑到臉盆架前的時候，她立即尖聲地叫罵起來：

「哎喲，鄉疍頭丫頭只配割豬草，泡條腳怕叫我洗臉！」

王進祿低聲地咳嗽小鳳重新去打盆水。然後他小心地望了一下在床上打鼾的盧老爺，又很不自在地望了一下寂寞地坐在牆角安樂椅上的老太婆，裝出一副柔順子對二太太說：

「二太太，一年不見，你愈來愈漂亮了！」

「是麼？說得好好的嘛！」二太太不經意地微微一笑。

「龜兒子才扯謊！我看見二太太的滑子一進大門，就差點喊起來：

「二太太硬是賽過院子裏的四季花嘛！」哈哈。」

二太太有點不好意思地從大玻璃窗上望了一眼外面的莊院。

「二太太，你在城裏可安逸。」王進祿沉吟了一下，「銀號生意興旺麼？」

「要你老爺才曉得。」

「我在這鄉頭苦得很，眼收不到，還要聽佃戶們的怪話。吧，

要是有一天我進得城去給二太太當個眼奴，那就天大的福氣了。」

「你想幹銀號的事麼？」二太太預備地說：「你跟你老爺去講。」

「唔，是。唔，唔，不敢，不敢。……」王進祿失望地看看自己的鞋尖。

小鳳重打來一滿臉盆溫水，她的身子是孱弱的，因爲端水上樓吃力而把臉孔掙得發紫，額門冒著汗珠，粗促地喘著氣。但是二太太並不餓她，剛把臉洗過，又吩咐她打洗腳水，洗過腳後又吩咐一會還要洗澡。

「叫你來當太太的，是不是？把高跟鞋拿去擦！」二太太丟過一把牙玉色的刷子和一條絨帕給小鳳，然後倒在一張安樂椅上，輕輕地搖晃着，雙手枕著頭，微微地閉着眼睛養神。

小鳳先用刷子刷掉玻璃白高跟鞋上的灰土，然後用絨帕擦亮。現在除了盧老爺悶雷似的鼾聲之外，四週是一片寂靜。當小鳳剛把第一隻鞋擦亮，就忽然聽見西屋裏傳出二太太的尖厲的叫喚，她丟掉鞋子，急慌慌地往外跑。

二太太突然睜大了眼睛叫：

「臭丫頭，我的鞋子還是從價香山用飛機帶來的呵，比你的命要值幾錢錢，你就這樣重重一甩！」

王進祿從後面追上來，一把抓住小鳳的辮子，倒曳回來，惡恨恨地罵：

「看你天生一副賤骨頭！還有一隻不擦就想走？」

「二太太喊我。」小鳳頭皮痛得流下了眼淚，哀憐地啞聲說。

「二太太？二太太是你的爺子祖宗？少用你的那塊家神牌來壓我！你狗頭亮上不畏眼睛，二太太願意使喚你倒是你的福氣，只是你這蠢丫頭還得造化！」王進祿一邊罵着，一邊不停地向二太太詬誶地擗着眼。

「喊誰走，我使牛喚馬也得使喚這丫頭！」二太太懶洋洋地說，「進祿，你給我擦那隻高跟鞋！」

小鳳好容易才脫身走掉了。但是不到喝杯茶工夫，就突然從西屋裏傳出宰豬殺的小鳳的尖銳的哭聲。

一直到這個時候，老太婆才拿了兩張手紙假裝着解手，顛顛地走下樓去了。她沒有男孩，只有這兩個女兒，她寄養在女婿和二女兒的家裏，是不為人重視的。她不過是這人家裏一張用不着的凳子，或一個不足輕重的行李包。她在女婿和二女兒的面前是畏縮不安的，她沉默地生活着。她早就想跑去看看大女兒，但她知道兩個女兒因為女歸的緣故不睦，當着二女兒的面，她連問小風一聲也不敢。她現在走出高大的樓房來，順着哭聲傳來的方向，偷偷地沿着一排書齋廂走

去。

大女兒的房門緊閉着，從裏面傳出來木棒的敲擊聲和小風尖銳的哭叫。只聽見從棒擊聲和哭聲之間，夾雜着大女兒的罵罵：

「是老娘叫你這賤×去侍候那狗入的嬰！給老娘跪好，今天老娘這根棒棒饒不了你，非把你的賤骨頭敲碎不可！」

老太婆輕輕地敲房門。

「那個！」房子裏發出一聲狂叫，棒擊聲立即停住了。

「我，你媽。」老太婆顫聲地說。

房門還是小風跛着一條流血的小腿走前來了。老太婆進房子裏來，一眼看見小風痛而淚痕，窄小的額門上突起一個大血包，就搖頭對小風低聲說：

「作孽呵！」

「還不趕緊把門關嚴，老娘着了涼，就要你的命！」太太太連忙用一條紗紗裹住額門。

太太太看見她的母親走進房子裏來，她又變得病懨懨的了，誰能相信剛才她會有氣力那麼兇狠地敲打小風呢？

在不透氣的昏暗的房子裏，母女倆對坐着沉默下來。

好一陣子，太太太才打破沉默：

「媽，看你比往年更瘦了，人家是胡個「經由」你老人家的！咳……」

老太婆扭絞了一下紋皺的臉孔，把話岔了開去：

「你「門前」的「轉」來了，不想今天，也得想當初，好好歹歹，都該去看他嘛。」

「他有了個貼心寶，我爲啥子要去礙人家的眼？」太太太憤憤地說。

「咳，你姊妹倆是一個娘胎跑出來的，一樣是我兩個「乳味味」喂大的，又不是對頭冤家，爲啥子偏要見外嘛！」老太婆說着說着就把袖子拭拭眼睛。

太太太反倒先哭泣起來，肥潤的肩膀一動一動地：

「我跟他橫豎是前輩子的冤家，她要吃我的肉，我要挖她的心，那個把那個收拾算了事！」

「阿彌陀佛，你說得嚇人！」老太婆摸了一下從額後根掛到胸口的金珠。

老太婆看動不過她的大女兒，就回頭對某某地站在門角按摩着額頭上大血包的小風說：

「給我燒盆艾水洗澡，我要到佛堂裏去，求佛祖給我們大夥消災化難。」

四、

盧老爺在疲倦的睡夢中突然被一陣淒涼的吵鬧聲驚醒，他把胖身子一骨碌滾下床來。他清晰地聽見那激烈的鬧聲正從莊院的大門外傳來，緊接着一聲脆裂的槍聲，突然把那吵鬧聲鎮壓下去了。

盧老爺心跳得厲害，他恐怕發生了什麼事情，是不是大天白日就有「暴客」來找他的麻煩？樓房上一個人也沒有，這更使他胆怯，他顫聲地叫喚他的一個最親信的跟班：

「張世魁，張世魁！」

但急急慌慌走進來的却是王進祿。

王進祿滿頭大汗，嗓子都變啞了：

「老爺，外頭來了幾十個佃戶，口口聲聲要請老爺出去跟他們會個面。我喉嚨都喊啞了，他們就是聽不聽，要不是那些跟班的大哥跳出去放槍，狗雜種們還是不了然！」

盧老爺聽說是佃戶來找他，才平住了心跳：

「他們沒有走？」

「他們硬不走，獨黑放在外場上。」

盧老爺立即跟着王進祿下了樓，往莊院的大門走去。

莊院的大門口堵滿了盧老爺的十來個跟班，他們看見盧老爺走來了，就立即讓開一條路。

盧老爺站在高高的門前台階上，他的跟班們拿着手槍圍在他的前後左右。那些帶坐在外場上的佃農們一看見盧老爺出來了，就立即圍了過來。

「站遠些，在老爺跟前一點規矩都不懂！」盧老爺的最親信的跟班頭子張世魁揮着手槍喝着追近前來的佃農們。

「嘿，我止有話要找你們，你們倒先找來了！」盧老爺翻起的眼子在戲謔地抖動着。

佃農們摸不清楚盧老爺說這句話的意思，互相默默地對望着，只有佃農們自己才看出他們彼此間眼裏的話：

「這肥豬在說啥子？」

「他帶得有繩子吵？」

但是一個穿破舊褲子，鬥雞眼的中年佃農開頭說話了：

「盧老爺，個打個月，沒得落半點雨了，田裏焦乾的！我們來沒得啥子事，只望盧老爺借點池子裏的水灌灌田。」

「先不說這些，」盧老爺用陰冷的眼，先掃了一下佃農們焦黃的臉孔，「你們去年的租都沒得還清！」

一個肩膀上被扁担磨出兩個肉瘤的年輕佃農立即頂了上來：

「盧老爺，你家滿倉穀子那裏來的？那不是我們還的租？」

「你這龜兒子說話當心，說不好你狗腦壳就得掙家！」王進祿在旁邊噤着嗓子罵。

有一個跟班示威地扭動了一下槍機。一個老佃農立即把那年輕佃農往後拉。這老佃農害着中風症，腦袋老是搖擺個不停，他哆嗦着手捻着他稀疏的幾根白鬍子說：

「盧老爺，只望年成好，我們除下幾升「碎子」糊口，就會把欠租一起還清的。今年老天爺收窮人的命，田地一片焦乾，只要盧老爺

拍拍手，讓我們飛過這個難關，借用你家池子裏的……」

盧老爺突然打斷佃農的話：

「不能，我家池子真種得有荷花！」

「你倒安逸，那知道我們活得成不成！」佃農羣中發出憤憤的叫聲。

不管你們活不活得成，去年欠的租就得在這幾天裏還清！」盧老爺提高嗓子對佃農們叫。

佃農羣中立即騷動起來：

「不還你有啥子辦法！」

「不還，你咬我們的「錘子」！」

在佃農們的騷動中，盧老爺微微地往後退了半步。跟班們立即把手槍舉了起來，張世魁揮了揮手槍：

「那個亂喊？老子斃了他！」

佃農們帶着嘆息聲，怨恨聲，咒罵聲，慢慢的散了開去，走了。

盧老爺臉都氣紅了，對着走開去的佃農們大聲叫：

「誰不還清欠租就還誰的佃，敢說二話的就喊他吃官司！」

當盧老爺走進大門的時候，看見他的二太太站在門角裏，用條花手絹束着濕頭髮，她沒有塗胭脂，也沒有畫眉，臉孔蒼白得厲害。他連忙牽着她的手往裏走：

「嚇着了！」

「呵，那幫人！」二太太的嘴唇哆嗦，發白。

「這才是小鬼鬧閻王囉！」盧老爺得意地說。「剛剛爲子看不到你的影子？」

「湊都沒得洗好，就聽見門前鬧成個開水鍋。」二太太裝嬌地咧咧嘴，「我媽那棧老妻子嚇得只顧在佛堂裏磕響腦壳！」

盧老爺懶懶地笑了一笑。爲了要使他的小老婆忘了剛才的那一場惡戲，他吩咐一個跟班爬到樹上去採玉蘭，用清水養在一個大瓷盤裏，端上樓房去。

整個下午，盧老爺在莊院裏忙着待客。鎮上的士紳們知道盧老爺從城裏回到鄉下來了，於是都趕來拜請。因爲盧老爺是本鎮上最大的

富家，是本鎮上德望最高的大紳，所以鎮上的名人都來奉承。陸陸續續地進莊院裏來的，有幾個子滿臉煙氣的鎮長，有白紡綢大褂上掛著金銀鎖的矮胖的商會會長，有全副武裝不論馬也永遠套著馬鞍的保安隊隊長，有尖瘦臉孔戴著墨鏡的地方簡報的社長，有禿了頂的滿臉油光的錢莊老板，有穿不合身西裝的郵政局長，有乾瘦的私立女中的老處女校長，和弓背的敲扣盆軋拿手杖的鎮立男中校長。……在樓房底下的客廳裏，坐滿了這些客人，喝茶、吸煙、耳語、對談、嘆息、大笑，鬧哄哄的一片。他們在談論著地方的治安，商情的漲落，田地的價格，國內外大事，學校的學風，郵票的加價，甚至談到那一家姓的媳婦跟人私奔了，那家的姑娘生了私生子，那一家在小醫院給人巧化怪胎，那一家戲園子新來了幾個坤角，那一家飯館新添了幾樣時新的酒菜。……

尤其是鎮長和保安隊隊長格外會迎應盧老爺，他們說爲了治安嚴重的重大，今天晚上一定派一隊兵來守莊院。

一直到傍晚的時候，盧老爺才用豐盛的酒席把客人們打發走。

當天晚上，夜已經很深，盧老爺仍然在搖晃的燭光下沉重地踱著方步，他望望燭火，又望望窗外，窗外是一片漆黑，從樓房後邊的楠木林裏傳來貓頭鷹的叫聲，緊接著又聽見烏雀的淒厲的哀鳴，那一定是貓頭鷹在抓小鳥吃。

「哼，要『震』他們沒有法子辦法，只得像那貓頭鷹抓雀雀！」盧老爺磨磨牙齒，恨恨地想。

盧老爺心裏正在盤算著怎樣去向佃戶逼租，下午他就跟鎮長和保安隊隊長談過，必要時他還要他們派一隊兵丁替他到佃戶家裏去逼租。他認爲跟佃戶們說理，就是嘴巴說出血也是不中用的，只有槍桿跟他們說得通道理，就好比牛和驢子，只有鞭子餛制服牠們！

「喂，桂貞！」盧老爺親昵地對床上叫，「起來嘛，有話商量。」

二太太只在床上唔的一聲翻了個身。

盧老爺走上去，輕輕地拍著她的肩膀：

「起來，我們商量一下。」

二太太不高興的睜開眼睛：

「兩天來又是汽刀子，又是滑竿，搞得我腰酸腿痛的，又給你那幫子朋友『震』了一下午，我累得要死！」

「我說那收租的賬簿。……」

二太太才爬下床，她揉揉眼睛望著他的臉孔。

「沒得賬簿，那個去收租嘛？」盧老爺苦著臉說。

「這還不容易麼？」二太太走到安樂椅上坐下，拿把小刀削脆桃

子，「喊道『拿去炒！』」

「你知道那黃臉婆那個肯放手嘛？」盧老爺重重地坐到床沿上。

二太太把削好的脆桃子咬了一口：

「今晚你過去睡覺，這話不好說？」

「小心桃子噁了喉嚨！」盧老爺苦笑了一下。「你跟你媽說，勸她去，好不好？」

「她嘛，她是個老風婆，連她自家的纏脚布都搞不贏，你要她辦啥子事嘛？」二太太開始削第二個脆桃子。

「這，這……」盧老爺用肥手抓抓大腦勺。

二太太把削了一半的脆桃子丟下，恨恨地背轉臉孔說：

「那個喊你自家不『經由』？落得我白給你背小，小老婆的名聲好聽麼？可是一點好處也沒得！」

盧老爺嘆了口氣。

二太太突然回頭來，眉兒皺得更緊：

「還有你當初答應給我的十來畝的田契……」

二太太的話突然被一陣急劇的樓梯聲打斷了。盧老爺立即從床沿上跳下來，壓著嗓子問：

「又出了啥子事？」

二太太驚得圓睜著眼睛望門。

一會兒王進發就急急匆匆地出現在房門口：

「老爺胡老瓜那老狗種，夜裏把一隻羊放到莊外蘋果林吃青，把幾棵蘋果樹跌跌斷了，一個守夜的兵把他拴了來請老爺發落。」

「跌斷了蘋果樹跌跌？」盧老爺氣憤地叫，「他在啥子地方？」

「在樓底下。」

「給我押上來！」

不多一會，胡老瓜就被王進祿和一個背槍的兵丁用繩子背綁着押進房裏來了。

胡老瓜站在盧老爺的跟前，一聲也不響。他的腦袋壓在左肩膀上，斜着眼睛望盧老爺。

「你狗入的好大卵胆，敢到老虎頭上來拍蒼蠅！盧老爺橫着臉，陰狠地說。」

胡老瓜只朝上翻了翻眼珠。

「看樣子就知道你不是個好人！」盧老爺走上來用繡節似的肥指戳了兩下胡老瓜歪在一邊的枯焦的額門，「老狗我要逼你的佃！」立即又轉向王進祿大聲地說，「佃戶簿上把他的名字勾掉！」

「是，老爺。還有他那隻羊？」

「明天把牠宰了，給你們大夥打牙祭！」

胡老瓜被推下樓去，在台階上他被解掉了繩子，兵丁朝他的背後稜的屁股尖一踢，他突從台階上滾跌下去。但他一聲也不響，摸摸碰出血來的額頭，一跛一跛的走出了莊院的大門。

五、

隔天清早，小鳳就被她的祖父胡老瓜叫出莊院，帶回到自己的家裏去了。

胡老瓜的家裏是在縣莊院三里多路的一條大山溝裏，除了靠近乾涸的小溪的一帶坡田之外，兩邊是不能種植的石山。坡上住着幾家稻草屋子的佃戶，而胡老瓜的家就夾雜在這幾棟稻草屋子的中間。他的家是用高粱桿子搭成歪歪倒倒的一小方，沒有門，只用竹芭擋住出入的洞洞。屋頂上的爛稻草，很多地方被烏雀啄得七零八落，已經遮擋不住風吹雨打。

小鳳離開莊院的時候，女主人給她穿的那身比較像樣的衣裳已經被剝掉了。現在她又穿上兩年前褪色的破衣裳。她在莊院裏整整當了

兩長年的丫頭，那虐待的日子並不能阻止她長高長大，她的這身破衣裳嫌窄了些。但家裏沒有第二身衣裳可以給她週穿了。而她的祖父胡老瓜連她還不如，只有一條袖許多補釘的褲子。

在這小小的陰濕的草屋子裏，除了一把缺了口的鋤頭和一把生了鏽的鐵刀之外，什麼家財也沒有，算作唯一財家的那隻羊已經給盧老爺活活的吞掉了！草屋子裏連一張床也沒有，小鳳的祖父是經常睡在陰濕的角落裏的一堆稻草上過夜的。

小鳳被胡老瓜帶回家來，就有幾個好心的鄰居跑來看她。

「小鳳的臉孔真青呵，我看她肚子裏一定有病。」一個中年鄰居搖搖頭說。這鄰居只知道誇個小鳳，其是她自己的臉孔也並不紅潤。

「胡老瓜你個佃戶小鳳領轉來了嘛？」一個白髮的老佃農憂慮地問。

胡老瓜再也不能沉默了，他摸了一摸昨天晚上被那個兵丁踢下台階破傷的凝血的額頭，憤憤地說：

「窮人有窮骨頭，窮人不靠大樹根！」

「呵，這是啥子回事？」一個風火眼的老農婦用她的破袖子拭了拭潰爛的黏液眼說。

「那隻肥豬進了我家的佃！」

鄰居們一句話也沒有，只茫然地互相對望着。

「看吧，他是抽我們的筋轉到鄉裏來的！」一個扛着鋤頭正要到坡田去除草的年輕農夫說。

於是鄰居們搖搖頭，嘆息着各自散開去了。

剛才那個中年農婦摘來了兩個小南瓜給胡老瓜：

「作孽呵，你不要喊小鳳跟你一樣餓成乾「腳豆」呵！」

胡老瓜把兩個小南瓜藏在地舖的稻草底下，然後腦上插把生鏽的鐵刀，揹起一隻背兜到野地上去了。

小鳳看見她的祖父走遠了，就跑到鄰家去幫做點活路。她替那個中年農婦紡紗。自從她進莊院去當了丫頭以後，已經有兩年整沒有動過紡車了。現在她坐在紡車跟前，把棉紡成紗線，小心地不叫紗斷了。紡車的唧唧聲使她感到山村的寧靜，自己好像回到了兩年前生活的境

景。莊院的一切卻使她厭倦極了，一想起日夜侍候了兩整年的身子肥胖而又自以爲軟弱多病的女主人，她就皺眉，感到心頭悶塞。可是呀呀的紡車聲又提醒了她從今後生活的沒有着落，祖父佃種了二十多年的幾畝坡田被盧老爺收回去了。他老人家是擲着一把骨頭過日子的，今天保不了明天。……想着想着小鳳就偷偷地滾落幾滴眼淚。

中年農婦放下餵豬的木桶，跑過來在小鳳背後站了一會，很高興地說：

「呀小鳳真能幹，紡得又細又定呵！」

小鳳偷偷地用袖子拭乾了眼淚，回轉上半截身子拍頭苦笑了一下。想不到在莊院裏人家口口聲聲嫌她蠢笨她笨，而在這小村子裏人家却誇她能幹。……

胡老瓜捫着空背兒走過他的何種了二十多年的坡田的時候，感到一陣心酸。他坐在田坎上，呆呆地望着乾涸得成團成塊的田土，這幾畝坡田一年不過出產一兩石雜糧，但是每塊泥土上都高過他二十多年來巨大的汗珠。現在田裏的包穀葉乾得焦黃。他跳下田坎去扶正幾棵被豬拖出了根的包穀桿，用脚踏踩泥土，然後才嘆口氣慢慢地往小路上去。

在一片菜田裏，有兩個農夫在收「包白菜」，其中一個看見胡老瓜走來，就直起腰聲。嘆着氣說：

「胡老瓜，年成惡得很，糧糧都爛完了！我這包白菜，菜心心全給虫吃了！」

「老天爺在收窮人的命嘛！」另一個農夫也直起身子來感嘆地說。

「我來撿幾片菜葉罷。」胡老瓜邊說邊走下田來。

「你檢就是，橫豎爛菜賣不得錢。」

胡老瓜很滿意的撿了小牛背兒的包白菜葉子，他在回家的路上走了。沿途他時不時彎下腰割些豬草，和摘些紅「秧泡」放進背兒裏去。他想那個中年農婦給了他兩個小南瓜，就割些豬草給她餵豬去罷。小鳳一點零弄吃的都沒有，順手摘些「秧泡」回去給她吃。

當胡老瓜從一條斜路上繞過山脚來的時候，突然聽見前面傳來一

陣號哭和豬的慘叫。他歪着脖子望自己的小村子，在一個小小的曬穀場上擠滿了人，人的號哭和豬慘叫正從那裏傳來。「出了啥子事？」他立即邁大步子急急慌慌地跑回村子去。

當胡老瓜闖入人圍他立即看見幾個捐槍的兵丁保護着氣虎虎的王進祿，王進祿的大襟裏裹着厚厚的假眼簿。一個兵丁正拚命的拖住豬尾巴，王進祿親自帶着繩子想套住豬頸子，可是那豬掙扎得厲害，一下子不容易套住。

「老天爺，我的豬兒就是我一家的命呵！你們不要毀盡天良嘛，個個搶我家的豬呵！」中年農婦急力往豬跟前衝，但給兩個兵丁扯住了。

「老天爺知道那個喪天良！」王進祿一邊套豬一邊惡狠狠地叫，

「不還租我就要你家的豬！」

胡老瓜一聲也不響，他放下背兒，突然衝到王進祿的身邊，很眼地用鐵刀背擊了一下豬屁股。豬痛得猛力一掙就掙脫了尾巴，怪吼一聲，遠遠地跑掉了。

王進祿猛抬頭一看，原來是胡老瓜。他暴怒得用繩子抽胡老瓜的光背背：

「你這老狗幹的好事，老子要打斷你的脊梁骨！」

胡老瓜咬緊牙根忍着痛，一聲也不響，他猛的回轉身子來，右手一揮，一鐵刀砍進王進祿的肩膊。

王進祿偏了個身子，立即就站在後邊的兩個兵丁了，擋住了血染紅了王進祿的白夏布衣裳，大襟掉落在地上。

一個兵丁跳開去兩步，立即向胡老瓜放了一槍。

胡老瓜身子一軟，倒了下去。……

當天晚上，小鳳和中年婦人紅腫着眼睛守在胡老瓜的鋪跟前。胡老瓜發着燒，但神志還清醒。他的一根筋骨被槍彈打斷了。一個老佃農提來一籃紙燈籠，和端來一碗稀飯，胡老瓜只喝了兩口就軟弱地搖搖頭。

在昏黃的燈籠光下，老佃農注視了一下胡老瓜的汗血的傷口，又摸摸了他的額頭，嘆了一口氣說：

「不要緊，養幾天就好得了。」

胡老瓜只指了指旁邊的小風。

「娃兒會有我們這幫窮朋友照顧的，請你大哥放心。」老佃農顫動着手撫着胡老瓜的黃頭髮，因激憤而扭歪了嘴吧。

「可憐這娃兒落地就死了媽，她爸頂替人家當壯丁出去打仗，十年沒得扯個回梢……」

小風聽見她祖父的話，突然放聲大哭起來，中年農婦也掉着眼淚。

被損害者

我們一夥流到黃陽以後，四個人都賣光了最後的行李，這時候交秋已快一月了，好在山城的餘黨未退，這樣到也覺得乾淨利落。但幾天之後，放伴一個個都走散了，本來沒有什麼不離開的理山，何況這麼一天遲早總得來的，這樣一來，自然沒有什麼再放慮的餘地；我便推了警務所，以警士的名義當了一名文書。

這是警務分局底下的一個小而又小的派出所，併祇一班人分駐在河沿公區的一棟小平房裏。房子狹窄而晦暗；但從我進去起，不到兩個鐘頭就有五六起糾紛牽到這裏來。這其中有互相扭着來的，也有被抓進來的。他們大都是些卑微的小販或鄉下人，所犯的也無非是將柴扭擺在街心或者是爲着幾個小錢的爭吵，以及其它一些卑微的不足道的事。由於他們那種畏縮的態度，再慢着那間審問室並巡官臥室的門簾用石灰刷成的「黨綱」似款，軍紀如山的斗大的紅字，就把這幾間平房益發顯得威嚴起來。

我便是這樣在警務派出所待下來了，我的工作抄寫那些每日呈局的報告和備記了違警強的人的口錄。每天，我看到那些昏良的鄉

，緊緊地抱着小風。

「不要哭了，你爹老了，也沒得幾年活頭了！」在燈光下，胡老瓜的眼角凝留着兩顆淚珠，「你伯伯伯孀孀們過活嘛。」

老佃農偷偷地在旁邊拭眼淚。

四周的山野是怕人的寂靜，只有白天受了驚的一隻狗在汪汪地叫個不停。

一九四八、二、

江 期

人幹練，辦事最行，以後有什麼不知道的事，問問他就行了。」

這就是我第一次看見我們的劉班長，當我同他說了幾句客氣話之後，我真怕正眼看這個人。這也許是自己小時候看多了「麻衣相法」或者是流浪久了一種不期而然的自卑心理；說定話我不喜歡多看這個人就是了。但我究竟還是仔細打量了這個人，他的臉孔褐色真跟印度巡捕沒有什麼兩樣，但在他的很大得該人，隔着中間那個乾枯的但又很高的長鼻，就像土地廟前而矗立的高亭上懸着兩盞神燈，露着神秘的高深莫測的光。

到是這位劉班長還很有江湖氣：「既來了，大家都是兄弟夥，客氣什麼？」於是他跟我

王巡官建議，說跟警士混在一起寫字不大方便，教我在他房間裏搭一個地鋪，暫時湊合一下。

不到幾天光景，我把這裏邊的一切情形都摸清楚了。我知道這裏面那一個警士的出身和個性。他們都各有各的一套本錢，各有各的門道，他們根本無須知道這每月八百元的新餉進賬。對於劉班長，他們大都存着一點畏懼，但

下人哭喪着臉，呆鈍而恐懼地望着我寫的「送局單」，他們差不多都帶一副那麼可憐的神態；都是用一副那麼哀求而不接氣的口吻對着我，或者是神經質似的喃喃自語：「先生：哪個人是這樣的騙？請你跟我好點寫啊。」有時，他們找錯了頭，甚至請求我不要送他們進局。

有什麼法了？寫着就省那些多餘的甚至

是絲毫必要的麻煩，我不得不裝得一本正經，連眼也不正視他們一下。這是王巡官當我去的那天就一再跟我說的，這是下午，就是我所說的兩個鐘頭就有五六起糾紛的那天。王巡官問了我的話以後，就談到我的工作方面去，起先他皺緊了眉，狠狠地瞪了那個菜販一眼，然後便是很惡毒地對我說：「這種人真早該槍斃啦！中飽就是壞在這些人的手裏，難怪日本鬼子不打到廣西來了。」他像出了一口惡氣，接着輕輕地對我說：「像這種人你以後就根本不要跟他講道理，你要跟他會客一點或是把三分好樣子給他看。哼！那天都要鬧翻了。」這之後，他指着坐在窗戶下面開案的那個臉皮，高瘦個子的人給我介紹：「這就是劉班長，

他底下不單這十個警士，就連鍋飯的老婆都叫他做黑皮。關於他們畏懼黑皮的原因，據老婆跟我說：因為黑皮是「圈子內」的人，有名的當家三爺。而警士裏面也大都是這一起的，公法私法都能管得上他們。

黑皮，我就稱他做黑皮吧。白天黑皮是不大落屋的，甚至有時要探宵才得回來。因為他是跑外面的辦案人員，有時候晚上回來得早些，他就帶着酒興，叨叨不絕地說着白天的事情，他有着一些會說話的嘴，雖然說來說去離不了是些喝酒，玩女人，以及背誦自己昔年當步兵排長的風風等等，但一經他那種轉彎抹角的穿插在這小天地裏甚至於小天地以外，他知道這錢的偉大，所以知道想方法找錢和積錢。在這裏一個小地裏是易於發覺自己的長處的，他堅信自己是一塊久屈入下的材料。因此，他時時刻刻都想憑着這個起碼的職務，作爲他的飛黃騰達的階基。當「司令官」帶兵是他唯一的理想，有時候，當他最起勁也最自信的時候；他會在一塊小圓鏡裏面自己對着自己已出神。走到準頭，還有八年，就可以爬上去了。」自從他看見我能够寫得一手工整的字以後，我替他約好。他說：「將來一定提拔你當師爺。」黑皮就是這樣的人，一個有趣但又包藏着

一肚子鬼胎的人。

我來到派出所的第十天，那大概是十月初旬的一個晚上，這幾天差不多每天都有太陽，貴州是很難得有一連幾日的晴天的。在白天還有點秋老虎的餘威，但一到晚上，熱便全退了。這時正是西南山區「兩頭冷，中間熱」的季節，九點多鐘了，黑皮還沒有回來，那邊屋子裏的王巡官也被人請去喝酒去了，王巡官一走

，警士們也陸續陸續地都光了。這幾間屋子完全失去了白天的威嚴，上弦月從窗戶格子裏透了進來，有些輕微的涼意。自從他離職以來，我已經變得能够忘掉眼前的痛苦，有時我甚至把一切痛苦都看作必然的。這并不是說自己的性情已經被世故磨光了，然而，在這樣的晚上，這種的一個活生生的現象裏，我是不能阻遏關於白天裏那些遐想的，那些自己算的可笑而又殘酷的事情，我恍惚看見白天裏那些被作爲違警者的善良的人們，千百百的面孔在向我譴責。是的，我想：我是應當承受他們的責罰的。同他們一樣，但是，爲了吃飯，我竟幹了被動的虐待的事情，不幹，我這是可以活下去的。」想到這裏，我也有些動搖了。我想到那些幾天吃一點東西，和漫長的山道上兩腳提不起的情形。這時，我真開始可憐自己了。我確定饑餓受得太多，以節的不說，就是這次從廣西到貴州已經近有兩千里的路都是自己一步一換過來的。是的，我真該休息一下了。當我將要入睡的時候，黑皮把我搖了醒

來他慌急慌忙地說：「穿起衣衫，同去幫件事。」他喘得兩眼通紅，口裏衝出一股濃烈的酒氣。「這樣晚了還到那裏去妙呢？」看了他那副魯促的樣子，我有些莫名其妙起來。黑皮顯然有些不耐，「還不到十一點哩，再延下來就誤事了。」他把制服遞給了我。很和氣地：「老弟：我不騙你，這是去幹一樁好差事。今晚上去過，包管你以後天天想去！我就看見你穩重，不然的話，他們要跟我我都不帶呢？」

我知道這是非去不可的了，穿了衣服，繫上腰皮帶，剛一出門，他驟然配起了一樁事情「慢着，老弟：門後面那枝槍背了。」

「那假槍背了幹什麼？」

「你別管嘛，這又不是叫你去打日本鬼子。」

我們走了出來，他聽了那間正屋警士宿舍一眼「×他媽！這時候鬼都不看見一個，都他媽的打野食去了。」這樣，我們就從河濱公園底下的那條小徑爬上公園的石道。

一走到公園，黑皮就很慎重地告訴我：「現在奉了局長的命令，有些探子混在難民裏到了貴州，所以每晚都得嚴密檢查。」我雖然明明曉得檢查放探并不需要到公園裏來，但既然來了也祇得跟着他走。「所以」他說：「這就必須精細才成，你跟我走就是了，不要離得太遠，也不要離得太近，記得噢！腳步要輕。」「好的，我照你說的做。」黑皮就真像這整回事的向公園的每條人行道上尋索着。像一條怪樣的輕輕地由這邊到那邊的穿來穿去，他那那紅的眼睛就像跟任何人都有深仇一樣，狠毒地打量着每一個行人。

河濱公園是貴陽唯一的一公園，花溪河從它的右側盤半個弧面向東的東北角流去。這是一個靠近城外西學區，旁邊有一所醫學院和一個由上海遷去的公園。一個依山建築的公園，裏面有一片蒼鬱的林子，有建造得別緻的亭台花園，和尊嚴的噴茶的所在。除了下雨的日子以外，從早晚都有不斷的遊人。自從湘桂大撤退之後，這裏變成了難民的大本營，他們日間就在那些有着一個詩意名字的亭子裏結坐，到晚上累了就躺下來，難民一多，遊客就更多，因此就不免常常有些浪漫派的悲喜劇，在這風景區的偏僻處扮演者。事實上現在的公園從黃昏一直到深夜都是女難民同遊客內的交易市場，餓餓迫使着她們走上了這條下賤的路

。在四顧茫茫的城市，沒有熟人，沒有救濟所，而更沒有求生的能力的女人，在那種離亂的景況下也是無怪其然的。但在黑皮，他認為這是一個機會，這是他叫我同他出來我就知道他的用意的。

黑皮的「檢查」方式，第一句就是老遠的用貴州話大聲喊：「哪個？」

但不聽巧得很，已經有三次回答都是響亮的聲音「××大學的」。一遇到這樣硬梆梆的回答，聽着那一對相偕着嗚嗚情話的青年學生，黑皮就動氣，他總是老還不屑睡了口唾沫。「××他媽，瞎鬧，什麼新式戀愛？就是偷人嘛？」但對方並沒有聽他的怒吼，也根本并不因他的感歎而終止「瞎鬧」。

夜，很靜，那些亭子裏不時傳來稀疏的鼾聲和輕微的嘆息。黑皮把手電在每個角落裏都慎重地看了一番，好像並沒有什麼可以檢查的地方，他非常後悔來晚了。正當他臂着酒氣和怒氣待招扶我一邊回去時，在左邊的一條岔路掠過了兩條人影，從月光下清清楚楚可以辨出一個男人同一個女人。而且那個女人好像穿着很時髦而且是燙髮的。因為這正是判別他們不是學生的標識，黑皮頓然高興起來。他意味深長地笑了一笑：「等下去捉，才有笑話好看呢！」但說了之後，他又好像失言似的。「喂！檢查的時候，要等我叫你的時候你才能來。」

於是，他很快捷地隨着月亮照不到的樹蔭裏踉蹌上手，招一招手，叫我慢慢地追隨着。一桿破三八式假槍平在我的背上，再加上前後兩晚的失眠，我真有些不勝奔波之苦。

十分鐘後，在一個黑暗的灌木叢的深處，黑皮終於發覺了他的獵物，「哪個？」他差不多使盡了喉嚨裏的氣力。

一陣倉促的聲音之後，男的先站了起來，跟着手電的照射，那個女人在一旁慌慌地嚇得直抖，她簡直把身子鑽入土窖裏去。但一切已經沒用了，黑皮早已跨上幾個快步趕到他們的身邊。

「你是不是賣的？」黑皮指着女人，氣勢洶洶地問：

「不……不……」女的嚇得連話都說不出來，不知所云的擠出兩個字。

她大約才二十一二歲，穿着一件淡紅色的短袖花綉旗袍，白皮鞋，聽口音不是本地人。

「哼！不就可以算了嗎？是賣的到還好說話一點。」話雖如此，但這正是黑皮所希望的。

他瞞了那個男子一眼，男的穿了一身派力斯中山服，看樣子好像是公事人。他比較鎮靜，沉着。「那麼，他是你的什麼人？」

女人望望男的一眼，想他幫着代答，但男的沒說什麼。她更加惶恐，黑皮又重重地加上一句：「你說呀！」

「他！他是我的表哥。」

「那麼為什麼深更半夜到這裏來，非常時期，你們知道現在的時局不好？」

「先生：就是時局不好才出來逃難呀。到了貴陽，就找了表哥。」

「找了表哥，就到公園裏來開露天床舖？」

「黑皮好像很得意他的這句話。他乾笑了幾聲：「難民裏頭有不少好細，你們深更半夜裏來，就不能不有嫌疑，而且，開露天床舖，有傷風化，局裏是要帶人的。好吧！」他把手向我一指：「你把他們兩個帶起，今晚上去快活就受受苦了。」

「同志！慢來。」這個中年男子答腔了。

「莫這樣兇，大家是朋友，有話好說，何必頂

起風來呢？」他從容地在衣袋裏摸出一張名片，「所以我說：鬧出了彼此都難看，我跟你們局長還是老朋友呢。嘿囉！」他若無其事地笑着向黑皮點了點頭，然後把那張名片遞上。一看上面赫然的印着：

××市警察局局長

陳其炯

黑皮這一下可着了慌，他馬上變了一個樣子，連忙賠罪說：「啊！都是自己人，真太冒犯了。局長那裏還得請先生包涵。」

「那自然，祇要你高抬貴手，不必再心好了。」他把名片塞進去，拿出了兩塊錢交給黑皮。今晚上有勞了兩位，這點小意思請拿去宵夜。」黑皮爭來爭去，結果還是收下了。

當這位公事人拉着女的手走了以後，黑皮遠遠地跟他們告辭。

下了公園的石板，轉上回去的那條小街，黑皮從口袋裏摸出兩張百元票，說是給我分贖。這叫我真不知如何是好，最後，還是他出主意。「如果你定不要錢，那麼就拿它宵夜好了。」我無可無不可地跟了他，於是，我們便走進一家賣牛肉麵的小館子裏。

這一夜，我破例地喝了不少的悶酒。黑皮憑着酒興，大談他過去玩女人和搞錢的經歷，我聽入耳的很少。一點牛麵才離開那家小館子，黑皮叫店家記了他的賬。走出來，我已經是踉蹌跟跟了，但迷糊中還聽到黑皮儘是叮囑着公園裏的差事，以後每天還得去啊。

第二天，昨晚的事情在我就好像是一個夢

。晚上九點鐘的時候，黑皮又帶着濃烈的酒氣回來了。「喂！準備背起槍吧！繼續努力。」

「今晚上請你別個去好不好？我頭痛得厲害。」我說。

「擦點萬金油好了。頭痛要緊緊緊！」黑皮感動地從他的箱籠裏取出一盒萬金油，不問情由的挑一它給我擦上一走動走動，包你馬上就好。」

當我還在想方法擺脫的時候，他早已把那枝槍搶了出來。

「王巡官能准你這麼做嗎？你……」這時王巡官還在對面房間裏沒睡，我想出了這句話來唬住他：

「他媽！」黑皮把嘴一撇，做出了一個怪樣子，然後似笑非笑的。「他管了我一條××：你打聽打聽，「輪階級，他是我上司，但劉黑皮也是不好惹的，何況，他包了兩方家坐在外面，你想錢要從那裏來？」他頓了一頓，黑肉裏暴出一條條的青筋：「所以，別說是他，打打野食就是局長看見了也祇能開一隻眼閉一隻眼。」

我知道他這是一套「殺雞儆猴」的話，對這種人有什麼辦法呢？我祇有吞了槍又跟他一道出去。

這真是太巧了。在際昨晨出事不遠的一個假山石背後，黑皮又找着了昨天沒有攔到手的獵物。她仍然是昨日一樣的裝束，可是旁邊却換了一個男子。

那個男子大概有四十多歲年紀，是一個土頭土腦的人模樣的人。同樣的他們此刻也正正在進行昨晚那樣的浪漫蒂克的喜劇。

這一回假黑皮一聲不響，不獨女的比前更加懷疑；就是那個男的也嚇得不知所措。

「聽你這不是個好東西，這一個也是你的表哥吧？」黑皮報復的從鼻孔裏哼出了兩聲。

女的也楞住了，她祇有站在那裏等待命運的裁判。男的想法慢慢溜走，但給黑皮高聲喝住了。

「聽爺，這……我是一個老定的買賣人，這事不能怪我呀，這是她勾搭我的，我花在她身上的錢多哪。」土頭土腦的商人跟黑皮和我儘是低聲下氣地打交道。

「少講閒話，一事還一事，來！兩個都一起給我帶走。」黑皮命令着我，但他自己早已動手抓取旁邊的獵物了。商人知道哀求已不是辦法，他開始拉着黑皮在一旁談交易。「兩萬塊」，黑皮說；「少一個不成，你的罪我們難得相代。」

那樣快拿錢到是慷慨的，他點了一茶鈔票交給黑皮，一句話不說，掉轉頭，一溜煙就跑了。

「現在該你了，你個個辦法？」黑皮掛着一臉的邪笑，開始對那個女人動手動腳。

「你要怎麼辦就怎麼辦好了。」女的無望地但非常愉悅的說：

「那麼你先同我到假山背後去檢查檢查再講。」說着，拖着女人便走。「你就站在這裏不動好啞，回頭我叫你來你就來。」黑皮臨走一聲交代着我：

「一陣急促的喘息聲，和草地上悉悉率率的聲音從假山那邊傳過來。

夜幕不斷地在拉長，秋虫在哭泣……我把背在背上的假槍取下來，我真有過抑不住的憤怒，我恨不得把那枝兇兇的假槍摔得粉碎。但我又意料到自己又何常不是兇兇？爲了吃飯，自己也同這枝假槍一樣，被人家使喚，被人家拿來嚇唬人。想到這裏：我不禁轉而

憐惜這枝有着長久年代歷史的破槍了。

「你不能換我的戒指呀！你這人還好意思要我的東西？」一刻鐘之後假山背後，突然傳來了女人的尖叫，那種慘厲的聲音，就像是一個冤魂發出的無告的哀號。又是一片隨聲與搶奪的聲音，那女人終於不顧命的傷心地哭起來了。然而，在這夜靜而且僻靜的處所有誰能聽得者呢？

哭聲止住以後，黑皮叫我，到是他到我這裏來了，他悄悄地說：「我想包了這私貨子，你先回去吧！」他用手電照了一眼手上亮着的一個鑲着珠寶的戒指，邊跑邊說道：「明天一定請你過早。」

黑皮直到第二天一清早才回來，他先到王巡官房裏談了一陣。然後得意非凡的，一走進門就賊態嘻嘻的，「王巡官也說我好厲害呢！他說他連錢不上這種好買賣，硬敲了我一萬元去了。」他坐了下來，又復站起，簡直是手舞足蹈的：「當然，有辦法大家都有好處，我劉黑皮誰不知道是一個懂交情，講義氣，够朋友的人。老弟：別着急，你年紀青，寫得一手好字，跟哥子們走，還怕沒有辦法嗎？」他一定要我出去喝豆漿，但遭我堅決地拒絕了。「啊！你看，我還忘了告訴你，這年頭真是桃花運透頂，那女人已答應跟我了。昨晚上喊開了大華飯店的開，找了一間房子。」她現在已經到客棧裏搬行李去了，我九點以前還得趕去呢。」

「跟你，跟你真是太好，但假如她一去不來了你又怎麼辦呢？假使她不再犯你的法，你就不能再檢查她了。」我有意味地說：

「哩！說你老弟不多心，女人能逃得過我關的？在這小小的派出所我祇是一個班長，但

玩女人却早有資格當連長了，幾十個娘兒們，算多吧？」他把手又一次地伸出來。「你看：手錶，戒指，這是做生意女人的本錢，我跟她拿來了，她還逃得脫？」

黑皮終於跟那個女人同居了。

一連幾夜他都沒有回來，白天有時來一下就走了。而來的時候，也正是我忙於抄寫的時候，所以也懶得答理他。

我雖然極其同情那個女人的遭遇，但除了同情以外，就沒有比同情更大的能爲了。假如我能有什麼能爲的話：我當然也不會到這裏來混碗飯喫了。而且：站在女人的那方面說，造成這種錯誤以及接二連三地遭受侮辱和損害的我是幫兇。她不會原諒黑皮，但也決不會原諒我。所以，我想使盡種種方法，企圖排除擺在前面的血淋淋的現定。但愈是這樣想，就愈是擺脫不開。「懦弱的人們！」我想，難道善良的人就命定要這樣的嗎？」

這天，我差不多想了一個通晚，我想無論如何我不應當跟着這些無恥的靈魂腐蝕下去，「我必須走！」

意外的，第四天晚上黑皮來時，他說他們生活得很好，這是我覺得非常吃驚的。他告訴我他的一些瑣碎的事情。他說：「那個金戒指到值錢，光祇那顆寶石就抵兩萬，那就是上次那個瘟生商人報效的。」

「那麼，你把那戒指賣了？」

「不賣，我白花這番心血幹什麼？」於是，他又切切不絕地稱讚自己玩女人的本領了。

「你看那女人怎樣，他的字簡直跟你的寫得一陣好，年紀還輕呢？」二十多點。人家還趁過高中呢，學問跟我這大老粗不知好到那裏了。」接着，他又講了一些關於女的原來家裏的情

形，體林盟誓，父親是桂林開書店的，家裏有錢。「要不是他父親撞車死了，那些家產不損失的話，招爲「駙馬」，我還可以享一輩子福呢！」

「我怕你也沒有檢查的機會了！」我淡淡地說：

「女人還不是這麼一套，祇要你有手段。黑皮驕地記起了一樁事情：「啊：老弟：把槍背起，再同我到公園去一次好不好？」這回的口氣比較和緩一點，但我已經再耐不下去了：

「我不去：」我乾脆地回答他。

「你不去？你這個人要臉相一點。要受人抬舉。」說到這裏，黑皮突然動了氣：「喂！老寔跟你講，你不要把人家的臉面，不去好點講猶可，一回也是「檢查」，二回也是「檢查」，你又不是探子，你反對檢查，告訴你聽，這事沒有哪個聽得，說出來就是你。」

「我知道：我也老寔告訴你，到公園殺了我的頭，我也不再去了。」

我知道黑皮在這裏的勢力，我也知道跟他頂撞就會掉破飯碗乃至招引更大的不利。但我雖然能忍，到現在也再不能作「應當休息」的念頭了；我再忍受不了這些比餓飯更甚的痛苦了。

「我殺你個丫！你吃了人家東西，個個就不是受賄？」他鄙夷地吐了一口痰。「我罵你這副可憐的窮相，你又哪個辦？」

「我不會哪個辦？」我氣極了，我說「劉班長，你是貴陽有勢力的哥子，有來頭，有錢。我們窮小子生來就祇能打流。所以，我除了滾蛋還哪個辦？」

黑皮氣衝衝地在房裏轉來轉去，之後，還

是他轉圓場。他拿出一枝煙放在我的旁邊，異常隨地跟我作了一個揖：「老弟：你何必頂起真呢？你難道不知做哥子的多喝了幾碗黃湯，看了我賄碼的份上，你還是陪我去去，如果不去，我也不一定勉強你。」

我知道黑皮的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暗他那副三花臉的神氣，真叫人笑又不是，氣又不是。我無可奈何地笑了一笑，「好吧，今晚晚上我真不想去，你哥子還是早些回旅館吧。」

我知道我向黑皮過早就有這麼一場沒趣的，但我不會想到有這樣早，但事情既已是這樣，我相信黑皮一定不肯干休，而我自己，已經爲着橫在前面的饑餓達到最後的容忍功夫了。我爲什麼要依賴這輩惡徒吃飯？我爲什麼要在這些狗心底下做狗？……

這一晚我又害失眠，我想到我自己該走的路，想到黑皮，王憲官，局長和局長以上的什麼長，以及他們攫取之所謂「家室」。想到那個被損害的女人，想到自己已被人指使犯了一次終生不可饒恕的罪過。也想到家……

於是我毅然地打算在後天動身，流也：流到更遠更遠，沒有人知道的地方去，我發誓可餓死或凍死在深山窮谷，人跡罕到的地方，或者是鬧市，人家的街邊下，我可決不再爲這碗可恥的安閒飯而懸樑了。

一個月之後，我到了黔西安順的一個農務工作。意外地從一份貴陽的晚報上發現一條標題着「花溪河醜案真相大白」的新聞，裏面是這樣地記載着：

「轟動兩市之花溪河醜案，歷時數日，迄無兇主認領。外間謠言紛紜，多認係兩情自殺，但自昨日止，案情已有一大轉機。

「先是中環路大華飯店前有一男客與一少女前來開樓上二〇八號房間，號上落女客

林麗君名，係由桂林逃難來此，竟意不意日後兩人時起口角以至於對敵。初尚不疑有他，及至房間伙食費積月未結，經該房一再催付，男客乃一去不返。數日以前，林麗君作稱出外購物，迄今未回。及該房案發，該飯店茶房始發覺死者確為女客林麗君，當即報知警局。經派員隨往大華飯館檢查，死者尙遺有皮箱一口，箱內有舊籍雜誌數本，死者合家照片及合影單影共十一張，積蓄多封。由清書中知其家人在重慶××部服務。另有桂林「人間書店」信封及信箋各一疊。杜下井發現待發信一封，亦係寄與其重慶之愛人者，為自殺前之絕筆，死者字跡娟秀，文筆流利，料係受過高等教育者，原函抄錄如下：

「聲明：我們一家倉皇地逃了出來，原想都到重慶來落腳的，但父母親幼弟都在桂林途中，撞車遇難，饑餓，困累把我拖到了貴陽，求生的慾望和急切變到重慶的念頭，使我走上了一條我自己也不知道如何走的路；我想祇要找到了重慶，我會有理由向你贖罪的。因為在這種境况下同我一樣的人還很多，誰願意自居下流？我知道你是一直都能瞭解我的。

「但我現在必須對你說：我已經懷疑從前那種想法了。自從遇見了一個撒旦後，你是不會相信人間也有這樣毒辣兇狠的惡徒的。但我却碰上了。為甚麼單祇給我碰上呢？這或許是命該如此。我想告訴你我為什麼死的原因，但及又不願把事定的真相完全告訴你；總之，我被一個惡徒扼殺了。從威脅，搶奪，毆辱一直到我覺得沒有在活下去的餘地為止。

「這世界是太冷酷了，所以我的事情不願讓任何一個人知道，當一個詭計的人發現了他

的脆弱，討厭他從脆弱的時候；他就不希望讓自己的弱點留給人家做談話資料的。我為什麼要把自己的弱點來換取冷酷的批評與冷笑呢？何況我說了出來那致我於死的兇手，那囑慣了人血的強盜還是有方法逃避所謂法律的……

「麗君」

「絕筆內容述譯換動，函中所指惡徒料係同往開房間之男客，此中情節，頗為離奇曲折

悲劇的國度

任鈞

這是個悲劇的國度啊！

在悲劇的國度裏：

如今，正上演着城人的悲劇！

在這兒！——

不斷地進行着悲慘的戰爭；

那用自己這支手砍斷

另一支手的戰爭。

那用自己的牙齒咬破

自己的血管的戰爭。

那用自己的生命侵蝕

自己的生命戰爭；

就是當喉嚨被人扼住的時候，

也從沒停止過這種悲慘的戰爭啊！

在這兒！——

有着數不清的善良而勤勞的漢子

被強制地脫下襦褲的衣裳，

換上不合身材的軍裝；

被強制地丟開種地的鋤頭，

攆起殺人的長槍；

被強制地趕出自己的家鄉，

踏進血腥的戰場！

（像一羣羣被趕進屠場的羔羊！）

，催死者既未這及兇手為誰，旅社方面更無從獲悉。且沙叱利一去，鴻飛冥冥。破案殊為困難，但據警局表示，當派該管區幹員詳細偵查，儘可能破案云云。

「可憐的女人！」我想：她為什麼不說出兇手出來呢？也許她至死還不知道兇手叫什麼名字吧？還有那背着假槍，站在一邊的參同觀野的幫兇！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二日在大明湖畔，

於是，在這片寬廣的土地上！

被用來耕作的，

不是鋤頭和犁耙，

而是砲彈和戰車；

被用來灌溉的，

不是雨水和河水，

而是鮮血和眼淚；

被用來做肥料，

不是糞便和肥田粉，

而是人類的骨肉……

於是，從這片寬廣的土地上

所生長出來的：

也就不是大豆和高粱，

而是仇恨的花朶，

哀愁的果實嗎；

於是，在這悲劇的國度裏：

也曾經好長年長月地

上演着最大的悲劇；

這是個悲劇的國度啊！

在悲劇的國度裏：

如今，幾乎每一個人

都正扮演着各種各樣的悲劇角色！

野餐

黎實著
荒蕪譯

試當作開一次玩笑，問：「蘇慕爾願意來一次野餐嗎？他會對你大發雷霆，就好像你曾請他到吊架上，上了一次吊似的，事情是，他和他的莎萊有一回作過一次野餐，而這位可憐的人一生也忘不了那回事。」

那是在八月末的一個安息日。蘇慕爾作完工作回家，對他太太說：

「莎萊，親愛的！」

「怎麼？男人？」是她風回答。

「我想作一次野餐，」蘇慕爾說，似乎給這個大膽的想頭驚住了。

「那一種的野餐呢？你明天要到游泳池去嗎？」

「噢！那有什麼趣？」

「那麼你想到的的是什麼別緻的法兒呢？晚飯時喝一杯冰水嗎？」

「也不是。」

「一盤煎嗎？」

「蘇慕爾把頭一搖否認了。」

「那麼那是什麼事？」莎萊奇怪起來。

「是你要去拿一品（容量名）啤酒嗎？」

「我要啤酒幹什麼呀？」

「你愛到房上去睡覺？」

「又錯了！」

「再多買一點炭酸，壓逐臭虫？」

「這個注意到不壞，」蘇慕爾說，「但是也還不是這個。」

「那不管是什麼，請說呀！買月亮嗎？」

「那在那兒想些什麼，」

「作一次告訴我，便拉倒。」

於是蘇慕爾說：

「莎萊，你曉得，我們是屬於一個團體的。」

「我當然知道！」莎萊給了他一個混和着驚異與恐慌的瞥視。

「你拿了一塊整錢到那裏去，還不到一個禮拜哩，我不會輕易忘記那要費你多少事才抽得起來。現在又是什麼事？難道他們還要一塊？」

「再猜猜！」

「快說出來！」

「我——要我們大家，莎萊，」蘇慕爾喃喃地說：「去作一次野餐。」

「野餐！」莎萊尖聲叫道。「你想要作的事情就只剩了這一種嗎？」

「哦！莎萊，我們一年到頭辛苦操勞，只有困苦和煩惱。困苦和煩惱，你叫那是生活嗎？」

「我們什麼時候有過一點快樂來？」

「那麼怎樣辦呢？」他底妻子用一種低低的首爾說。

「夏天不久就過去了，而我們還沒有看見過一片青葉哩，我們老坐在暗處流汗。」

「真對！」他底妻子嘆息說，於是蘇慕爾更高聲地說道：

「讓我們出去一次，莎萊，讓我們樂一下，並且給孩子們透口新鮮空氣，讓我們變動一下，那怕就只有五分錢也好！」

「要費多少錢！」莎萊突然問道，於是蘇慕爾，立時作了必要的概算。

一張家庭票只要三角，約素，瑞威，漢納和畢銳都有了，勒沙杜勒索，一個錢也不用我出。至於你和我，勒沙杜，回來一角，——這就是五角。我還打算買三角錢的點心我們隨身帶着：一個波羅（一個帶酸統的，不過五分錢）幾隻香蕉，一塊西瓜，給孩子們吃的一瓶牛奶，還有幾個麵包——全部的東西所費不過八角錢。」

「八角錢！」莎萊驚慌地拍着她的雙手。

「怎麼？那夠你用兩天的了，而且還乎占去了一整天的工作。你只八角錢可以買一口舊冰櫃，可以買一條褲子了——八角錢！」

「別胡扯吧！」蘇慕爾說，他有點憤慨了。

「八角錢不會使我們發財的，有沒有我們還是一樣過下去。我們一年當中總得有一天過得像個人樣。得嘍，莎萊，讓我們去吧！我們會看見許許多多別的人們，我們可以注意他們，看見他們怎樣享樂的，見見世面，到有些生氣的地方走走，對你準有益處，聽着，莎萊，自從我們來到美國，值得看的你看過些什麼來着？」

「你看過百羅克林橋，或者中央公園，或者赫許伯爵浴場嗎？」

「你曉得的，我不會看過！」莎萊抽口說，「我沒工夫到處去遊玩，我祇認識從這兒到市場天的路。」

「那麼你想怎麼樣？」蘇慕爾說道。「假使我不是被迫到處尋找工作，我還不跟你一樣，同是一個大阿木林，我知道美國是個大地方了，靠着那些閒散時間，我知道那裏是第八條街，那裏是有製糖工廠的第一百三十條街，那裏是有一所火藥廠的第八十四條街，我知道世界大廈附近的每一條小巷子，我知道地

下車道線到什麼地方為止。可是你呀，莎萊，你什麼也不知道，你並不比剛登陸時好一點。我們去吧，莎萊，我敢斷定你不會懊悔的！」

「好吧，你知道風清楚！」他底太太說，這次她笑了，「我們去！」就這樣蘇慕爾和他底太太決定參加下一天的團體野餐。

第二天早晨，他們大家比平常星期日起來得早多啦，並且經過了一大陣嘈雜，因為他們抓住孩子們熱情地加以擦洗。莎萊預備給杜勒采洗一次澡，而杜勒采把鞋子都弄壞了。蘇慕爾開始洗約瑟的脚，可是因為約瑟一向是打赤脚的，所以他竟不能獲得任何明顯的改進，只好把一雙小脚丟在一盆溫水裏浸着。約瑟當然也是哭了的，等他們穿戴好，準備出動時，已是十二點鐘了。這時莎萊把底褲注意轉到她丈夫身上來。整理了他底褲子，用煤油把他底外衣上的污跡擦掉，釘了一個扣子到他底背心上，這之後她才裝扮她自己，穿上她底老式的綵製的綠衣。兩點鐘他們出發了，各自在車上就了位。

「我們沒有忘記什麼東西吧？」莎萊問她底丈夫。

蘇慕爾數數他底孩子們和帶的雜物，「沒有什麼，莎萊！」他說。

杜勒采睡了，其餘的孩子們靜靜地坐在他們的位子上。莎萊也打起精神來，因為這次遊覽的準備工作把她累乏了。

一切都進行得很順利，直到他們出了市鎮不遠時，莎萊突然一驚。

「我覺得不很舒服，——我底頭那麼重。」她對蘇慕爾說。

「我也覺得不很舒服。」蘇慕爾答道。「我想是新鮮空氣把我們衝昏了。」

「我想是的。」他底太太說。「我很替孩子們擔心。」

她方說罷，林勒采已經醒來了，大哭，而且出了毛病，正朝她跪着的約瑟，開始照樣哭起來，母親罵罵他，這却使其餘的孩子也哭了。查票員便對着可憐的蘇慕爾投狠狠的一眼，蘇慕爾是那裏害怕，以致他失手跌落了盛食物的手提包，繼而，着到提包經他這樣一來所造下的亂子，他便完全失策了，迷惘地坐在弄裏。莎萊正在撫慰孩子們，可是她眼中的神色很明白地告訴了蘇慕爾，等他們一下車之後，他應當期待的是什麼。

他們剛剛安全的到達地方，莎萊便叫起來：

「原來，只有對盤才滿足他嗎？但願這對他大有益處，你是一個工人，工人就沒有閒延的必要！」

蘇慕爾對這全部的事情早已煩了，什麼也沒有說。不過他覺得心中一陣緊縮。

他把約瑟抱在一隻手上，另一隻抱了杜勒采，並且迴帶了提包，那裏面的東西大體上是雜糟糟的了。

「噯，乖乖！噯，寶寶！」他說，「稍微等一下，媽媽就要給你麵包和糖了。噯，別作聲。」他接着說。可是孩子們仍然哭喊。

莎萊拖了杜勒采，走着搖着，畢瑞和漢納則在旁邊搖搖擺擺地跑。

「他簡直縮短了我的壽命，」莎萊說，「但願他的也照樣縮短！」

不久之後，他們轉入公園。

「我們來找一點樹，在樹蔭裏坐下，」蘇慕爾說。「來，莎萊！」

「我沒有再向前拖一步的力氣了。」莎萊聲明說，於是像一塊石頭一樣的就在大門裏面

沉靜下去。蘇慕爾正要說她，可是一股莎萊的面孔，他知道她是累乏了，於是一句話也沒有說，便在他底太太旁坐下了。莎萊把奶子餵了杜勒采，其餘孩子們開始在草裏打滾，笑着玩着，而蘇慕爾也呼喚得輕鬆一點了。

姑娘們穿着假日服裝，在公園裏來走去，有幾羣姑娘們聚在樹底下。這裏是一個被許多愛慕的男孩子包圍着的漂亮姑娘，那裏是一個被一羣姑娘圍繞起來的闊闊少年。

從公園的枝葉濃密的遠方，傳來一個工人底憂鬱的歌。附近站了一個拉着四絛提琴的人

莎萊四下望望，傾聽着，於是她的厭煩逐漸消失，她的心確定仍在痛，但那并非由於氣痛。她正在分辨她的生活，重新想過，好像那生活是一種很痛苦而辛酸的，而且當她聽着她底丈夫，想到他底生活時，她幾乎哭了，於是便把她的手放在她底膝頭上。蘇慕爾也坐在那裏發聲，他正在想着那些玫瑰，玫瑰花和草，傾聽着四絛琴，他心裏也在離過。

「噯，莎萊！」他嘆息道。他會說得更多的，但是湊巧在那時天開始下雨，並且在他們還未來得及挪動以前一陣傾盆大雨將起來。人們開始向各方面竄，但蘇慕爾卻像一座雕像似的站在那兒。

「牌林慕馬舍，照顧着孩子們呀！」莎萊命令說。蘇慕爾抱起兩個，莎萊抱起另外兩個或三個，他們向一個遊戲處跑去。

杜勒采又重新哭起來。

「媽媽，餓！」畢諾開腔了。

「餓，餓！」約瑟喊道。「我要吃！」

蘇慕爾趕緊打開手提包。這時他才第一次看見那裏面當真出了什麼事。奶瓶已經打破。

手提包裏牛奶橫流，麵包渣和香蕉全浸溼了，菠蘿（本來就有破綻）看去難得難以形容。莎萊看見了提包，她氣得那裏厲害，簡直不知道要怎樣向她丈夫洩憤才好，她不好意思在別人面前叫罵。她走到他跟前，對了她底耳急急地低聲說：「也照樣把你打個稀糊，我底好人！」

孩子們繼續吵着要食物。

「我到點心櫃上去買一杯牛奶和幾個麵包。」

「你當真對地底太太說。」

「以為都用在野餐上吃了。」

「好吧，那餐快斷買了來。可憐的孩子們餓壞了。」

蘇慕爾跑到點心櫃，問了問一杯牛奶麵包的價錢。

「兩角錢，先生。」堂倌回答。

蘇慕爾就好像變了手指頭似的嚇了一跳，比先前更沮喪地回到太太身邊。

怎麼，臉林慕馬舍，牛奶呢？莎萊追問着。

「他要兩角錢。」

兩角錢買一杯牛奶麵包？你是財主呀！莎萊再也按捺不住了。

「他們簡直要毀我們！要是你再來一次野餐我們就祇好賣鋪蓋了。」

孩子們討東西吃，一時也不停。

「可是我們怎麼辦呢？」急頭慌腦的蘇慕爾問道。

「辦！」莎萊尖聲叫道。「回家，現在就回去！」

蘇慕爾立刻抱起幾個孩子，他們便離開了

公園。莎萊在回家的路上十分平靜，僅對她的丈夫說她以後才跟他算賬。

「我要你補償，」她說：「我底綾子衣服

，手提包，菠蘿，香蕉，牛奶，整個的倒醬的野餐，我底全部的淒慘的生活。」

「使勁罵！」蘇慕爾答道。「你是對的。」

我不知道是什麼驅使我作一次野餐！真是！你真應該問問還有別的花色沒有？像這樣一個可

憐的苦工人，就不應當想到工廠以外的任何事情。」

當他們到了家裏，莎萊切實進行了她的話

。蘇慕爾是想吃一點晚飯的，甚至在閒散的時

候，他總是想吃一點，但是沒有晚飯給他吃。

他餓着肚子上了床，通夜都在睡夢中重複着：「野餐，噢，野餐！」



皮處長

紀平

太陽懶懶地斜照着紫紅色的沙發，沙發上斜放着兩個暗黃色的軟墊，左邊的座墊上懶懶地躺臥着一隻灰黑的小貓，小貓的週邊正如牠現在的主人。雖然屋子裏的陳設富麗豪華，在這個屬於牠的天地裏儘可以舒舒暢暢地休息，牠也仍然無法完全忘掉過去的生活習慣。因此，像牠身上所帶着的顏色一樣，牠仍然只能把自己縮縮起來，使一堆灰黑的影子增加更多的不調諧的空氣。

電話鈴了，老張慌忙地，跑來就接，昨天因為稍遲了一步而挨了罵，罵得連老張的祖宗也不得安靜。

「哦，是皮處長公館。您找誰？嚶，太太在家！——您貴姓。——好好，請您候候。」

太陽從沙發移到臥立在窗邊的花盆裏的樞葉梅上了，枯禿的枝杆上，還保留着幾朵凋殘了的梅花，黑黃的花瓣上還夾雜了一點褪了色的粉紅色。

小貓醒來了，翻個身，又躺下，皮太太才懶懶而來。

正巧，三個客人也趕到，是特種車來向皮氏夫婦拜年的。於是，爲了表示自己受過新文化的薰洗，皮太太先和露地向客人打個招呼，被粉和胭脂膏滿面圓睜臉上，露出一個做作的微笑，輕輕地，像怕傷害了電話似的，用姆指，食指和中指捏起聽筒，使無名指和小指斜躺在旁邊。那是有一次，皮太太從一張電

影片中看到的鏡頭，那裏的有身份的太太就是這樣「手叉腰，一手輕捏着聽筒。皮太太究竟忘不了過去卅多年的生活習慣，一時還不願意又展。

「嚶，您是袁太太嗎？——嚶，三缺一嗎？真抱歉，中午有客，下午還要出去拜年，恐怕不能奉陪了。改天請到寒舍來玩吧……什麼又漲價了？究竟您有本領，看得不錯。……別的，下次談吧……好，那裏再見了。」

皮太太又輕輕地放下聽筒，黑紅色的絨絨袍一閃一閃地發光，皮太太使兩隻手重疊着放在胸腹之間，綠色的寶石鑲戒指上也一閃一閃地發光。

「劉先生，陳先生，黃先生！請少坐一會，皮處長馬上就出來，他現在有一點小事。」

微微地，又點一點頭，皮太太這才努力使自己又懶懶地走進去。她的被老祖母纏緊了的小脚已經無法改組了。因此，雖然穿了一雙定做的黃皮鞋，走起路來，還有點像她已經去世了的老祖母，露顯得有點醜陋，有點踉蹌。

皮處長是在是個非常努力的人，一切，都不甘落人之後。他雖然接收了處長的職務，接收了因處長而得到的財物，接收了一般低級人員的奉迎。還覺得有點欠缺，凶爲，除了饋贈，除了吹噓，除了恭維上司，除了威壓部下，皮處長自己已明白，再沒有什麼本領了。可是，時代不同了，在「民主」與「科學」的呼

聲幾乎達到了最高峯的今天，堂堂一個處長，怎麼能不「接收文化」呢？

於是，皮處長非常困難的來「接收」「新文化」了，其他的一切，於他都很熟練，唯有新文化太傷腦筋，簡直有無從下手的痛苦。但是終於，他收集了不少書籍，像憲法綱要呀，總理遺教呀，古文觀止呀，偶而也加上一本茅盾哥的小說三部曲呀，姜壽合地竟也裝滿了一個油漆得非常精緻的藍色書架。

費了心血的，總格外貴重些，况且皮處長之所以如此費心血，完全是爲了表示自己也是一個「文化人」的原故，自然，書架一定要放在客人可以看得見的地方，除了客廳再找不到更好的地方了。皮處長和皮太太商量了一個晚上，才決定把代表新文化的書架放在客廳的東南角，離掛衣帽架有五六十步遠的地方。這樣，每個新來的客人都可以看到書架，看見皮處長所接收的新文化了。

太陽已經從窗口移到窗外，從窗外移到台階下，皮處長還沒有出來。

「老陳，怎麼辦？我還要到別地方去拜年，這半天空閒，好不容易呵！下午還得辦公。」穿着一身黑絲呢的中山裝的客人劉健焦急地望望旁邊的同伴，又像尋找什麼東西似的四處環視了一週。

「哦！怎麼？才八點？」劉健驚訝地說，眼睛停在那高高地掛在壁上的時鐘上。

什麼？八點？——十一點一刻了。」黃先生，看了看自己的手錶補充着說。

「唉！沒有時間限制的人，是連時間也不需要知道的。」老陳感嘆了。

劉健的眼睛還停在時鐘上，嵌着金花，裝璜得非常漂亮的時鐘，原來也是一個裝飾品。

「咳！咳！」照例的有意的咳嗽聲報導着皮處長的將臨，客人都站起來了。

一步步踏得極其結實的，皮處長微仰着頸子走出來了。藍靑色的西裝穿得畢挺，雪白的襯衫，晶亮的皮鞋，就是那條領帶，最不順從，怎麼擰也打不好，它永遠像皮處長的下頷一樣，胖乎乎地，鬆鬆地垂在領下，無法和西服調和。

「給處長拜年來了。」三位客人幾乎異口同聲。

「客氣，客氣，今天天氣很不錯。」皮處長連客人是那幾位都沒有看，反正皮處長知道他們是他的部下，就逕自使肥胖的身體坐到沙發上了。

「報告處長，王秘書長來了。」老張畢恭畢敬地報告着，雙手捧着名片。

「趕快請，趕快請進來！」老張剛低頭連應着「是，是」皮處長就慌張地先站起來去迎接了。

「哦，王秘書長，恭禧恭禧，皮處長親熱得使新來的客人都有點促促不安了。

「恭禧，恭禧！」
「請坐，請坐——皮處長等王秘書長坐下了，才歡喜地坐下。

還沒有表揚三分鐘，老張又來了。

「報告處長，何股長來了。」
皮處長的笑臉立刻收斂，他不耐煩地說：

「請他進來。」

何股長進來了，也是畢恭畢敬的，似乎被什麼東西壓着似的，他的頭始終也抬不起來。

「有什麼事嗎？」皮處長問他。

「有一點事情，就是到月底了，同仁們都要求發本月份的薪水。」

「怎麼？本月份的薪水還沒有發？爲什麼不發呢？」皮處長振振有詞地駁着。

「處長一直沒有吩咐，所以還沒有發。」

「那麼，今天發吧！」

何股長如得聖旨，邊應邊走，幾乎忘了行禮，一走出客廳，就飛跑向辦公室。

「好消息，好消息！」何股長還在還是個愛說好玩的青年，一推開辦公室的門，就大聲喊叫起來三四十個男女職員，一起轉向門口。

「什麼好消息呀！」大家同聲發問。

「今天發薪！」何股長眯着兩隻眼睛。

「呵！！……」哄堂歡笑。原來在玩撲克的，這麼一來玩得更起勁了；原來在記賬的，也丟下筆來瞎聽了；唱的唱歌，哼的哼戲，簡直使人懷疑辦公室不是成了戲院子！

這些職員是爲皮處長辦理移交的，已經辦理半年了。皮處長雖然正式接辦了不過三個月，可是移交起來就大麻煩了，什麼賬目也沒有結清，因此用大批的男女職員來整理，據說：最快，還要半年才能結束。

皮處長打發何股長走後，真得意洋洋地對王秘書長說。

「最近有位朋友從南京飛來，知道小弟喜歡字畫，特地送我一付王守仁的對聯，確定寫得非常好，明天可以裱好，請王秘書長指教指教。」

王秘書長意味深長的笑了。剛剛想說句什麼話，老張又進來了。

「報告處長，李股長來了。」

這下，皮處長可有點不舒服了，神氣正要發作，正巧王秘書長起身告別。

「不，不忙，請再稍坐一會兒，在這裏便飯吧！小弟還有一件事情要拜託。」

王秘書長礙於情面，只得又重折坐下。老張還彎着腰在等候命令。

「叫他進來！」皮處長的聲音裏充滿了不高興。

「是，是。」

又是一個畢恭畢敬的李股長，小心翼翼地行着禮。

「有什麼事情嗎？非在這時來不可。」皮處長笑着問他。這些職員們常常拿公事來打擾他，每每各時難。

「關於麵粉的事情，同仁們再四的追問到底哪一天才發？因爲已經月底了，特地來向處長請示。」

「麵粉？」皮處長好像非常生疏似的重復着，這兩個字。

「是的，麵粉還沒有配發。」李股長低聲低氣的说。

「有麵粉嗎？」

「不麵粉。」

「這些天再發吧！」

「只是，……」

「只是什麼！」皮處長厲聲地駁着。

「已經都備壞了。」李股長低聲地回答。

「那麼，今天配發吧！」

李股長帶着「肚子」的委曲辭退了出來。心裏可直覺扭扭者十年前，你皮某和我一樣地在小縣裏幹着小差事，穿一身布衣大褂，走起路來，更難低着，連天都敢抬起來看一看。如今，關起來了！眼睛生到頭頂上，只看見上頭，望不見底下。算你皮某會經營，會拍馬，會吹牛，把住一個台階，一個跟斗，翻上了天。

留心你再從天上掉到地下！看你神氣活現多少時候！

皮處長望着李股長恭恭敬敬地退出去，心裏非常得意，下意識地把頭仰得高高的。老沒有機會辭別，這一下，那最初來的三位客人可乘機站了起來。事定上，皮處長老早忘了他們的存在。

「處長忙吧，我們回去了。」
「還早，還早。」皮處長有口無心地說着。
「不再打擾您了，下次再來辭候。」
皮處長只點了點頭，三個客人告辭了。
「不瞞王秘書長說，小弟最愛好文化，那付對聯，明天可以請您指導。」

「……」王秘書長依然慈慈地深長地笑着，只是表面上笑得很謙遜。
電話鈴又響了，老張趕忙跑來接，仍然是皮太太的。

接過電話，皮太太又微笑了，微笑着向客人走去，努力使自己擁腫的身體表現得瀟灑一點。

客人輪流地站了起來，皮處長也站了起來：「這位是王秘書長，這是蔣內。」
「皮太太好。」客人忙向蔣點了點頭。
「請坐，請坐。」皮太太在生人面前總感到拘束，常常找不到合適的地方安放兩隻手和一雙腳，只怕放得不文雅。她常常追念過去在鄉間的生活，樸實無華的日子過慣了，實在沒有辦法編採造作一些文雅姿態。最麻煩她的是頭髮，燙得亂蓬蓬的，自己總也梳不好，就是皮處長的領帶一樣，顯得非常不調和。

「王秘書長很忙吧！」好容易皮太太才找到一句話。
「還好，還好，不忙，不忙。」客人底視鏡修住在一張放大的照片上。

皮處長發現了，馬上接着說：

「那是先父的遺照。」
一張樸實的長方臉，稍稍顯得土氣一點，頭上戴頂小碗帽，穿着長袍馬褂。眼睛，小小的。

舊禮教的封建思想依然根深蒂固地包圍着皮處長，包圍着這位自名爲新文化的人。他常常對皮太太說：他們之所以有今天，都是託祖國的庇護，他們在暗中保佑他們。所以，過年過節，他們都往香廠酒地來祭奠他們的祖宗。求他們永遠保佑。

對於皮處長的祖宗，王秘書長自然絲毫不感興趣，剛才，不過偶爾看看罷了，那也是因爲他避免直視皮太太的尊容的緣故。

「……原來是令尊。」王秘書長爲了禮貌，才勉強說了一句。
「去看看便好了沒有吧！」皮處長突然對皮太太說。皮太太又微笑着，努力使步法顯得文雅的離開了。

「聽說王秘書長不久另有高就了。」皮太太跑走，皮處長就異常熱心地和王秘書長攀談起來，這是在異他早要說的。

「哪裏，哪裏，我還要皮處長幫忙的地方很多呢！」王秘書長客氣地否認着。
「不要客氣吧，王秘書長，我才真要請您幫忙，請您在主席面前提提小弟，來日，我小弟一定重重的感謝您。」皮處長相當正經的說，之後，又加了一個親切的微笑。

「飯好了，請用飯吧！」

是一位穿着得非常入時近三十歲的少婦，進來打斷了王秘書長不知道是什麼樣的問話。

「哦，這位是——」王秘書長有點遲疑地說。

「過來吧！」皮處長向那少婦示意，等他

走近了，介紹道：

「這位是王秘書長，這是李——小姐，哦，也是蔣內。」

王秘書長又謙恭地說了一聲：

「皮太太好。」

「王秘書長好」皮太太極其自然，也極其恭敬地回答。

「請進吧！」皮太太客氣地做着手勢，就這樣，王秘書長在前，皮處長在後，相繼離開了客廳。只有那隻灰黑色的小貓還懶懶的縮成了一團，睡在原處。

三七，二，二十二，于北平圖書館

頌黃河復刊

張潤燕

這悠長的歲月，
無時無刻我不在側耳
相聽着河聲，
正像期待着——一株萌芽
的玫瑰含苞待放，
如今——一個雪夜的
黎明，
在銀色的橋頭上，
我又重見到那：
黃色的河水載着古老
的風帆，
指出她們的迷途護送
到彼岸。

我——孩子赤誠的心
爲妳祝福讚詩：
波濤湧過喜馬拉雅山
明曉的，
生命的標記。
五年，
頓聲壓下原子彈！

市容

實秋

在我居住的巷口外大街上，在朝陽的那一面通常總是來廢着一堆攤販，全是販賣食物的小攤，其中種類甚多據我所記得的有：一、豆汁兒、餛飩、燒餅、油條、切糕、炸醬、麵茶、杏仁茶、老豆腐、豬頭肉、餛飩、煎餅、黃麵筋、豆腐腦、貼餅子、鍋盔、等等。有斜字四方形的布傘的，有擺着條橙的，有停着拖把車的，有放着排子的，形形色色，雜然並陳。熱鬧裏帶着一陣陣的熱氣，圍着就食的有背背包帶口單的小學生，有佩帶徽章縮頭縮腦的小公務員，有穿短棉襖的工人，有披蓋號碼背人的車夫，亂烘烘的一團，我每天早晨這裏經過，心裏總充滿了一種喜悅，我覺得這裏面有生活。

我願意看人吃東西，尤其這樣多的人在這樣的露天食堂裏擠着吃東西，我們中國人夙來就是「民以食為天」，見面打問訊時也是「您吃了麼」？掛在口邊，吃東西是一天中最大的一件事，誰吃飽了誰便是解決了這一天的基本問題。所以我見了這樣一大堆人圍着攤販吃東西，縮着頸子吃點東西，我就覺得起心裏高興，小販有氣力來擺攤子，有東西可賣，有人來吃，而且吃完了付得起錢，這都是好事我相信這一羣人都能於吃東西之後好好的活着。至少這一半天，我願意看一個吃飽了的人的面孔，不管他吃的是什麼。當然，這些小吃攤上的東西也許是太少了一些維他命，太多了一些灰塵細菌，我承認，立在馬路邊捧着盤，坐在板凳上擽着餅，那樣子不大雅觀，沒有餐口上放塊白布然後花枝真插一束花來得體面，這也是承認，但是我們於看完馬路邊上倒像一饑

之後，再看着這生氣勃勃的市景，我們更不由的不滿意了。但是，有一天，我又從這裏經過，所有的攤販全覆有了。翠筒的，沒有什麼人，編織上還留着幾堆爐火的磚頭。他們都到那裏去了呢？那些就食的顧主們到那裏去解決他們的問題呢？

有人告訴我，爲了整頓「市容」，這些攤販被取締了。大有更確切的告訴我，因爲聽說某某人要駕臨這個城市，所以一夜之間，把這些有礙觀瞻的東西都驅逐淨盡了。市容二字，是我早遺忘了的，經過一提醒，我才恍悟，現在大街上雖是整潔多了，「整潔爲風身之本」。我想來到這市上巡邏的那個人，於風電擊的在樹上吧通個子之後，一定要讚市政大有進步。沒有一個人再在街邊喝豆汁，大概是全都在家裏喝牛奶了。整潔的市街，像是新過的險，看着就舒服，把擺攤販的東西都趕走，被藏起來，至少別在大道上擺着，然後大人先生們才不至於惡心，然後他們才感覺與天下之人同樂的那種意味，把臟臟趕走，並不是把他們送到集中營裏去的惡意，只是從大雨兩旁趕走，他們是這牧到在羊，此地不准擺，他們還可以尋到另外僻靜些處所在。大街上不見攤販，就行，（功夫不見爲功）。

劃的路線走。我們有約是可以游覽內景物，金碧玉球，天壇，三大殿，陵園，兆豐公園，但是他們許是看膩了，稻草繩子。我們也有的是現代的裝備，美輪美奐，流線型小汽車，但是他們視若無睹，他們感興趣的是騾車，駱駝，三輪和洋車，這些應應的照像常常在外國的雜誌上登出來，有些人心裏老不高興：「認爲這是「有辱國體」，本來是，看戲要到前台去看，誰叫你跑到後台去了，呵，市容，大概是誰指前台而語，前台總要打掃乾淨，所以市容不可不整頓一下，後台則一時懶了。

市容上上重慶的時侯，那市上的一個鄉村小市去遊歷，我恰好住在那市上。一位朋友住在碼頭的一間房裏，他養着一隻鴿子，那是花毛的，好美，白天就在馬路上散遊，在水坑裏游泳，晚上收進屋裏去，華萊士奧來，驚動地方人士，便行官人出動，「這是誰的一隻鴿子？你的？好，收起來，放在馬路上不讓鴿子一。」我沒有地方收，只好出一個屋子。並且，這是鴿子，本來可以送鴿子肉。」你好好不引白，平常放鴿子也沒有這樣，今天不是華萊士奧來，上同官會，也就定天下下午下點一會兒，你等汽車過去之後，把鴿子放出來好了。」這話說得委實極痛，我的朋友加緊了，爲了市容起見，委實痛了！在壁長陰了字，洋人說，跌跌跌！

要整頓市容，第一，市容已說，第一，市容便是她對本國說，米米在那裏站着，市容已說：「這就是北京的文化，這市容之文化，市容許在過六七年的市容，他說：「我大大所至，說切內消小情沒有了，變成拍拍路了，和我嚼熟的那個餛飩也沒有了，那地方改了一新洋樓，那和善的夥計哪裏去了？」他當下不勝感嘆。

那服裝這樣的人太少，他懂得什麼才是市容。那裝扮的，也裝扮。

第一根白髮

謝冰瑩

是今天早晨，莉莉上學去了，我正在梳理亂髮，媽兒忽然對我說：

「媽，你有一根白頭髮了！」
「孩子像發現了什麼新奇事件似的，睜開着一雙大眼睛驚訝地喘着。」

「哪，在右邊，你看！你看！」

從來我沒有好好照過鏡子，這原因是我一生與脂粉無緣，而且也不喜歡照鏡子，這並不是如今年老了，害怕從鏡子裏照出了自己的皺紋，在年輕的時候，我也同樣不喜歡照鏡子，甚至房子裏有沒有鏡子，與我絲毫不發生影響，因此在中學讀書的時候，就有同學譏笑，我不修邊幅，那時候，我們的同學都有「稻田婆婆」之稱。我們冬天穿着一件灰布制服，青布裙；夏天，裙還是青的，只有制服改成了白色，有少數愛漂亮的同學，對着周南女校那些穿藏青色衣和靛藍女校那些穿淺藍竹布制服的活潑女郎，真不知多麼羨慕！

經過孩子的一聲驚叫，我本能地把頭湊近鏡子，我奇怪孩子的眼睛怎麼這樣尖銳，他能够看到我一根白髮，我還沒有找到那根白髮，先質問他：

「脖子，你怎麼發現我的白頭髮的？是什麼時候？」

「那天你理髮的時候，我就看見了。」

「那麼為什麼那時候不告訴我呢？」

「我忘了，你如果不信，現在就看看吧，

哪，在這裏，我指給你看看。」

順着孩子的手指的地方去找，果然找到了一根灰白的頭髮，我輕輕地把它拔下來，對着鏡子，我想再尋找一番是否還有第二根？

「媽，還有一根，我那天看見你有兩根白頭髮，爸爸也有一根白頭髮。」

他的爸爸的確有一根白頭髮，我曾經親手把他拔下來，給他看了一眼，他什麼話也沒有說，只沉重地嘆了一聲氣，便把視線轉移到正在看着的一本工場管理上面去了。我要求他替我檢查一下，是否也有白頭髮，不知他是敷衍我，還是他根本沒有好好尋找，在短短的幾秒鐘裏，他查遍了我的頭髮說：

「沒有，沒有，牛根也沒有，你比我還年輕呢。」

他帶着開玩笑的口吻回答我，我一而再地，一而再地有點沾沾自喜，我究竟有沒有白頭髮，我還年青，還有力氣和惡濁的社會奮鬥！

這婆一想，我似乎覺得真的年輕了十歲，我學着莉莉剛從收音機裏學來的流行調唱着：

「春天的花，是多麼的香！」

秋天的月，是多麼的亮。」

孩子聽了拍掌哈哈大笑，說人家不是這麼唱的，我唱錯了，回頭一想，我不是想一個有神經病的人差不多嗎？有時我看孩子們的活潑天真，看着他們寫的字是多麼端正而自露；看着他們的記憶力是多麼強；教給他們的詞的字

，一兩遍後就記住了，我由心裏發出一種形勢不出的愉快。對他們，我充滿了光明的希望，我覺得他們究竟還是幸福的，儘管父母是如何地在掙扎，在忍受着時代的苦悶！儘管他們的小肚子裏也常常塞滿了高麗頭和小米，他們的臉雖然又黃又瘦了，但他們究竟進了學校，究竟沒有挨餓挨凍，他們的確是幸福的。

但是，這只是一剎那的快樂，一剎那的安慰，待我把思想轉到了現實，我又傷心起來。這是在個百古以來未有的悲劇時代，全中國的人民都在遭受空前也許是絕後（我希望這是絕後！）的厄運，他們求生不能，求死不得，舉國都燃起了烽火，到處都是飢餓死亡。我個人雖然目前還能勉強苟延殘喘，但這種半死不活的生活，有什麼意義呢？一個學文學的人，連一本名著也買不起，連一刀稿紙，一瓶墨水，甚至連寄封信給朋友也發生了力量不夠的問題；至於一到三錢，油鹽柴米，更是衝進了腦筋的事。再一想到自己奔波了二十多年，到如今落得一個空空如也，除了兩個孩子，幾十部用心血寫成的稿子，一箱子日記外，什麼也沒有，連最低的生活都要靠借債來維持，自己的志願絲毫也不能實現，這是怎麼一回事？是自己太低能呢？還是社會太殘酷？

其是細細想起來，我一點也不怨天尤人，一痛也不苦痛，我們究竟還是幸福的，八年多的抗戰，沒有死在前方，沒有死在敵機的轟炸下，這種生命地活來說，有了八年多的經驗，什麼苦不能吃？什麼罪不能受？什麼刺激不能碰？

一根白髮，呵，我今天居然也有了一根白髮，這是給我一個暗示：你是在一天大向着衰老的旅途上前進，緊接來的，應該是疾病，而

亡。

昨晚，我做了一個夢，夢見我嘴裏左邊的上牙一連掉了五個，每掉一個，就流下很多血，而且感覺痛得很，平時如果夢見從山上摔下來，或者跌了一交，從來不感覺痛，而昨夜竟例外，痛的那麼厲害，好像二十八年我在重慶盲腸開刀後，痛的不能忍受一般。

也不知是心理作用，還是受了昨夜夢的影響，我覺得前牙已有三個在後地動搖了，難道真的快到衰老的時候了嗎？

我沒有勇氣再去尋找那第二根白髮，我把梳子重重地向抽屜裏一丟，似乎向梳子洩憤似的，孩子在呆呆地望著我問：

「媽，爲什麼不拔下那一根白頭髮呢？我來幫你拔。」

「不用拔了，慢慢地白頭髮會變成黑頭髮的。」

我無心地哄騙着孩子。

「媽，則麼會什麼會變成白的呢？」

「因爲人老了的緣故。」

「那麼，白頭髮變成黑的，人也可以由老變得年青嗎？」

「勝兒最喜歡發問，這回我又被他問的無話可答，只好仍然敷衍着他：『人，只要天天讀好書，天天做好事，天天求進步，他一輩子都是青年，不會衰老的。』

「媽，那麼剛才那根白頭髮不應該拔下的，還能我上去嗎？」

「不能了！」

我輕輕地搖搖頭，對着灰色的天空，深深地吁出一口失望的，悲涼的嘆息……

三七、三、三於故都。

寂寞的城

(一)

小城被擱棄在荒山之中，做着它荒唐的夢。

狹隘的街道的兩旁，破敗的屋子緊緊地偎依在一塊，像畏懼寒冷的老嫗。

那些令人拾不起頭來的小店裏，雀子們在門首跳躍，伙計們在守着年連的冷寂，遺不完的寂寞的歲月，嗚咽他們的青春。

沒有風波，沒有喧嘩，這是一池死水。

大白牙老公鵝在牆下曬曬啼，古舊的織布機咬着時間的脈搏歌唱着，手推車單調的咕啾，還有鐵店里打鐵刀，打擊鏽的金屬聲，說出了小城的寂寞。

(二)

夜，從四周起伏的亂山中悄悄爬進了小城，兩三點昏聩的燈火，給小城披上一襲灰色的睡衣。

深巷裏賣夜飯的敲着竹片，那聲響把黃昏纏得更清冷。

巫師在小屋裏念着咒語，吹着牛角，喧鬧的鑼鼓，把鄰近的孩子們都召喚了去。

一羣烏鴉從屋頂掠過，翅膀上抖落下無盡的黑暗，辨不清晝夜的盲目人又開始訪問小巷里失望的人們了。不知是甚麼時候，月亮又從城隍廟旁的一株枯樹後探出半個面龐來。

(三)

廣場在小城的邊緣。

從前這裏是一塊荒蕪的土地，野狗在這里

小遜

角邊，拾荒者在這裏翻着垃圾。池邊的蘆葦高過了旁邊茅屋的屋頂，讓花蛇在那裏面棲息。不知是那一個聰明的人，建議要填平這一塊土地，從此這里成了一個廣場。

司台，滑板，球……這兒似乎夏天青了。

遇到新年或甚麼節日的，人民都在這里集合。

夏天的月光下，年老的人在這裏說着這小城裏曾經發生的故事。

冬天，染布的匠人在這里的枯死的草地上，晒着他們青藍的土布。

(四)

站，守在交叉的路口。

這裏是小城最熱鬧的地方。各色各樣美麗的金屬光彩的汽車，打這兒經過，那些肥胖的穿戴得異樣富足的旅客，還有那些爲小城的人們所不熟悉的物品，訴說了這方城市裏的繁華，也顯示了小城的豪儉。

莊稼漢，一生也沒見過世面的老嫗，對着這些發出了羨慕的目光，孩子們仰望那些飛馳的怪物發愁。

白天，人們在這里爭着各自的願主。

黑夜，旅店裏通宵傳出鏗鏘的笑聲。

鄉村裏的谷米，雞蛋與棉花從這兒輪送到遠方的城市裏去。玻璃梳子，女人用的廉價的雪花膏也從這兒送了進來。

公路像魔鬼下的一條輸血管，緊接着小城的咽喉。

私奔 (獨幕劇)

人物：

錢心甫——年四十餘，一退役軍人，經營非法商業，聲勢頗喧。

何佩華——錢心甫之少妻，年約二十餘，性聰明，善交際，曾受高等教育。

熊伯起——年三十餘，興華麵粉公司總經理，與錢心甫勾結私營非法商業。

陳基平——年二十餘，佩華舊友，沉毅多情之青年。

馬德成——偵探長，年三十，沉着機警。

小蘭——何佩華隨身女婢，年十三四。

吳媽——年三十餘，錢府女傭人。

小三子——年十三，小蘭之弟。

募捐學生——甲、乙、丙。

經濟警察——三人。

時間：一九四七年初冬。

地點：某大都市。

佈景：錢心甫公館的客廳，右邊一門通內書房和臥室，左邊是過道，通外院和花園，正中是一排方格玻璃窗，兩旁掛着淺綠色窗簾，窗戶關着，可是從玻璃格中望去，隱約可見花園內的長青樹木，室內陳設很精緻，當窗擺一套新式沙發，左邊是小圓桌，桌上有電話機和花瓶，右邊是一套茶几桌椅，壁上掛了幾張西洋畫。

幕開時，天氣似乎還很早，中年女僕吳媽正在打掃客廳，女婢小蘭穿着潔白的圍裙匆匆由左門上。

吳媽(向蘭)：太太起來了嗎？小蘭！

蘭(搖搖頭)：太太昨晚跳舞回來，好像不高興，老爺儘管一人說話，她也不理，今兒一大早，老爺就獨自個兒起來，上書房去了，您快點兒去預備點心吧，別藏在氣頭上，又倒楣！

吳：點心早就預備好了，可是，太太這幾天爲什麼老不高興了前天

晚上，我親眼看見她藏在這兒(指窗口)掉眼淚，後來還是後院的陳先生來勸她，她才高興了。太太也許又想起小三子來了！唉！可不是，自從咱們小老爺丟了以後，太太就沒有過愉快的日子，你別看她每天跳舞，打牌，看戲，回家以後，老是嘆氣哩！(內有女聲喚小蘭！小蘭！)

吳：快點兒，太太起來了，你去照拂，我給老爺開點心。

(小蘭從左門下，吳媽走到右邊門首，恰遇熊伯起上)

吳：熊經理，您早！

熊：老爺正在用早點，您請坐。

(熊坐下，吳媽倒茶後從右門下，熊自己燃了一枝烟，低頭若有所思，稍停佩華着便裝上。)

佩：(手裏拿了一枝烟，慢不經心地走出來，忽然發現有客人，要退回屋裏，但已被熊經理看見，只好又走出來)哦，原來這兒有客人！

熊：(起身)錢太太您早，心甫兄起來了嗎？

佩：早起來了，他在內書房，您有要緊的事找他嗎？

熊：沒有什麼，沒有什麼，不過商量一下必購麥子的技術問題。

佩：哦，貴廠前次收購的小麥脫殼很多，現在麵粉提價了，生意一定很賺錢？

熊：(得意地)生意很不錯，不過，這全仗心甫兄的大力幫忙，最近我們準備派專人到東邊去，把生麥區的小麥全部收購了，這樣，來源一少，市面上的麥價就要飛漲，麵粉的成本高，也就自然而然的提價了！哈哈！

佩(皺眉)：熊經理的算盤打得真不錯，可是，生活再漲高，老百姓恐怕受不了了呀！

熊：老百姓？唉，這年頭兒誰愛老百姓！中國人簡直死不完，抗戰八年，內戰兩年，全國的人口調查，還有四萬萬八千萬，(忽然轉口)呵，錢太太，您近來常跳舞嗎？

佩：(有點厭煩，彷彿是對自己說)跳舞？是的，近來天天跳舞！(小蘭自左門上)

飛 鷹

蘭(對熊)：熊經理來了，老翁請您到書房坐。

(熊自左門下，佩華欠身微笑，目送熊入內)

佩：小蘭你事後院告訴陳先生，讓他十二點鐘上我這兒來。(看錶)現在已經快十一點了。

蘭：是，太太。

(小蘭從右門下，趨與吳媽碰一滿儀)

吳：太太，老爺的點心開到書房去了，您……

佩：我不用。

吳：是，太太，外面有幾個學生要見您。

佩(驚奇)：學生？那裏來的學生？

吳：他們說，是來給難民募捐的。

佩：哦，讓他們進來吧。

吳：是(走至右門邊向外)來，來，太太請你們進來。

(學生甲、乙、丙上)

學生甲：(向佩鞠躬)太太，請捐幾個錢吧，這幾天從西邊逃來的難民救濟他們吧，他們沒有吃，沒有穿，老的，小的，凄慘極了！您

有好心腸，隨便省幾個就可以救活好些命！

佩：好，好，難得你們這樣熱心，我可以捐一點兒。(回頭向吳)吳媽，你上裏面拿五十塊錢給這個小朋友！

吳：是，太太。

(吳媽自左門下)

學生乙：謝謝您，您真慷慨。(他伏在桌上寫收據)

佩：不用謝，小朋友，你們出力替難民募捐，我出幾個錢算什麼？再說，這錢也不是我的。

學生甲：那麼，是誰的？

佩(笑)：是誰的，我也說不上來，反正都是從老百姓身上弄來的！

學生甲：哦！

(吳媽拿錢上，遞給學生甲)

吳：你們點一點，這是五十萬。

學生甲：不用點了，謝謝你！

學生甲：(遞給一紙)這是收據。

學生甲、乙、丙：好，我們走了！謝謝你！

(吳媽送學生自右門下，錢心甫和熊經理自左門上。)

錢：難！剛才好像有很多人在這裏說話！

佩：是的，是幾個募捐的學生。

錢：募捐？哼！今天這個捐，明天那個捐，捐來捐去還不是他們自己上

腰包！(回頭對熊經理)伯起兄，這事兒就這麼辦吧，我馬上派人去，款子由泰和銀號先撥十三萬，其餘的你負責兌齊，下午六

點鐘到大華舞廳碰頭，千萬別忘了！

熊：一定，一定，可是，只怕馬偵探長不肯來，聽說那傢伙手段高明

得很！

錢(自信地)：這個我負完全責任，你不用管了！

熊：好，那麼，下午見！錢太太下午見！

錢：下午見！

佩：再見！

(熊經理自右門下，佩華見他走了，正欲轉身進內，錢心甫忙把

她叫住)

錢：別走，佩華，為什麼見了我就走？昨天是我的不好。不該讓他們

給你開玩笑，不過，趁場作戲，喝醉了的人是免不了的，你又何必認真呢，大方點兒就得啦！大家都是朋友，紅了臉，多難為情

了？

佩：得了！得了！我大方不大方，你管不着！

錢：你這，氣還不清，好話說了一大堆，難道還要我下跪不成！(步

近她身後，以手扇扇，作戲反動狀)對了，我還忘了告訴你，上

禮拜有人去香港，我託他給你買了一顆五卡拉的金鋼鑽戒指，你

高興不高興？

佩(推開他)：誰看罕？我不要！

錢：別這樣孩子氣了，我還有要緊的事兒告訴你，今天下午六點鐘，

我們到大華去請客，要請一位剛從上海來的馬偵探長，馬德成，

你得好好地陪他跳舞，關係非常重大！

佩(不高興地)：對不起，我今天不舒服，我不去！

錢(哀求她)：好人兒，我求你，你今天不能不去，不去就糟透了！

佩(好奇地)：為什麼？

錢：因為……因為……馬偵探長是上海派來的，到這裏來組織經

濟警察的，他們專門查黃金黑市和囤積投機，你想，咱們若不設

法抓住他，豈不危險！簡直太危險了！佩華，你是最聰明的，不

交際的，你幫幫我的忙吧，只要你能把攔住他，那麼，什麼事兒

都不要緊，他們的計劃我們全會知道，那就不怕了！下午你千萬

要去，而且，要打扮得特別漂亮一點，你答應嗎？

佩：(看錢，有點着急，無可奈何地)：好，我去，我去！
錢：(與高彩烈地)：你答應了，佩華，你真是一位了不起的賢妻！

(小蘭自右門上)

蘭：太太，陳……(佩華忙搖手止之)

錢：什麼？

蘭：沒有什麼，老爺，老陳把汽車修理好了，正在加油哩！

錢：好，拿我的大衣來！

蘭：是。(小蘭自左門下)

佩：你現在上那兒去？

錢：上二〇五號去，回頭五點半鐘，我叫車子回來接你。

(小蘭拿大衣上，錢穿大衣走至大門口，向佩)

錢：記住五點半，最好，你不要上旁的地方去。

(佩華點頭，見他走了，向蘭)

佩：你剛才說陳先生怎麼了？

蘭：陳先生來了，在花園門口。

佩：(驚異的)：快請他進來！

(小蘭下，佩華急起整理頭髮和衣服，作驚慌狀，陳慕平從右門上——風流瀟灑，儀表非凡，佩華見他來，上前迎了兩步，兩人相視，半響不說話)

平：佩華，找我有什麼事兒，是不是你已經考慮好了？

佩：我早就對你說過，用不着考慮什麼，難道這種生活我還沒有過够嗎？(兩邊說邊走，轉身坐在沙發上，陳慕平離不遠也坐下，但眼睛始終望着她)在我的孩子沒有死以前，對於這個家庭，我到有點兒留恋，現在，一點生趣都沒有了，慕平，你不相信我嗎？

老讓我想慮，考慮，到底考慮什麼？

平：事情并不那麼簡單，你在這樣的環境裏呆了五六年，突然要你改變生活，恐怕不容易？雖然你不滿意你的環境，可是，你也不容易戒起你的勇氣。我雖然愛你，但我怕你會後悔！

佩：(傷心)慕平，你說什麼？你說我後悔？你簡直太不了解我了！

你不知道我心裏多麼難過！自從和他結婚後，整天，整年，整月的鬼混，他玩弄我，侮辱我，把我當作他的財產，他的工具，整天讓我丟去交際，去拉攏，靠着裙帶關係，發國難財，發勝利財，發國債財，我變成什麼東西了，我簡直是沒有靈魂的活死人！(哭泣)

平：別哭，何必這樣小孩子氣，我并非不了解你，我記得從前在學校的時候，我是最敬愛你的一個，你的人才那樣出色，成績那樣好，全校一千多個同學，誰有你那樣多才多藝，那時候，我對你抱的希望最大，總以為你是可以接受我的愛，和我携手前進的，誰知道你回了家，不久就訂婚了，而且是和一個軍官訂婚，你想，我該是多麼的失望！我幾乎不想再做人了，後來，要不是我的媽媽鼓勵我，讓我手研究一種專門的學問，也許我早就墮落了，佩華，你想，這能怨我嗎？那時候你定在本不理智的！

佩：慕平，你不懂，那時候和現在不同，那是抗戰初期，你要知道，抗戰正在高潮的時候，女孩子是多麼崇拜英雄！他帶了兵在我們家鄉打了八個勝仗，我代表各界人士向他獻花，看見他那樣英勇，我認爲他就是我最崇拜的英雄偶像，誰知道，他退了伍，變成這個樣子！

平：這個，你也得負一部份責任。

佩：也許我有一點兒責任，起初，我是太軟弱了，因爲我看他的缺點，總希望他慢慢地改變，過分的原諒了他，同時，我們結婚一年，就生了孩子，一切的痛苦，都爲了孩子忍受，現在，孩子死了，鎖鏈解開了，我應當獲得自由了，平，假若不見你，我也許會自殺，可是，你給了我許多勇氣，我決定重新去做一個人，別懷疑我吧，無論到什麼地方，我相信，總可以過幾天「人」的生活！

平：(感動地走到她的後面安慰她)佩華不用解釋了，我完全相信你。我爲了你，才撤到這後院來，你知道以後院的境况先生不過是朋友關係，因爲，我聽見你的名字，不知道是不是你，後來打聽確定了是你，又不知道你落到什麼程度，所以我敢到他家來觀察一些時候，自從那次在花園裏遇見你，發覺了你的痛苦，我覺得你比六年前更值得同情，更可憐了！佩華，過去的不要想了，只當做了一場惡夢，現在，你該計劃計劃以後的事情了，夢，讓它醒了吧！

佩：(悲喜)平，你的話是真的？

平：怎麼不真？我們不是站在陽光底下嗎？

這時是正午，一片燦爛的陽光，從窗格中射進客廳，慕平指着窗外，佩華跑過去，緊拉着他的手，作愉快狀)

佩：那麼，平，我們什麼時候走？

平：(看錶)明天早晨九點有一班飛機，你準備一下好了，(忽然想

起)對了,今天是星期六,下午四點加了一班,我馬上去公司看,也許能趕上,走是越快越好。

平:假若有票,我馬上就買回來。

佩:(堅定地)好!

馬:錢太太!

佩:(大吃一驚,回頭)誰?

馬:(脫帽鞠躬):對不起,冒昧得很,我姓馬,馬德成,剛從上海來的,特來拜訪!

佩:(勉強鎮靜):馬偵探長,久仰得很,心雨不在家,你到舍下光,有何見教?

馬(笑):錢先生不在家,拜訪您也是一樣。

佩(無可奈何地):請坐!

馬:不用客氣(坐下)

佩(也坐下):馬先生,今天下午

馬:對了,今天下午錢先生邀我們到大華去,對不起,下午剛巧有緊要的事兒,恐怕不能去了——聽說錢太太的舞跳得很好!

佩(謙遜地):那裏,那裏,馬先生您很忙?

馬(笑):我倒不忙,錢太太,您也許比我還忙,假若我答應了去跳舞,豈不是就誤了您上飛機嗎?

佩(大驚失色):馬先生,您這話是什麼意思?

馬(笑):您不懂我的意思嗎?

佩:我……我……我實在不懂!

馬:錢太太,別裝傻了,您剛才和慕平說的話,我完全聽見了!

佩:什麼?慕平?您也認識慕平?

馬:對了,不但認識,而且是很好的朋友,五年前,我們曾經同在一塊兒做過地下工作,今天我本是來找他的,誰知道他在這兒和您說話,我從花園裏過來,在這窗子(指窗)底下呆了一會兒,聽見你們正商量走的問題,不進來打攪,我來是爲了請他幫我找線索的,誰知他無意中幫了我的大忙!錢太太,老楚告訴你,我正要調查錢先生他們經營黑市買賣的秘密交易所,究竟在那兒,現在請您告訴我吧!

佩(臉紅地)這……這個我不大清!

佩(臉紅地)這……這個我不大清!

佩(臉紅地)這……這個我不大清!

佩(臉紅地)這……這個我不大清!

佩(臉紅地)這……這個我不大清!

佩(臉紅地)這……這個我不大清!

佩(臉紅地)這……這個我不大清!

佩(臉紅地)這……這個我不大清!

佩(臉紅地)這……這個我不大清!

馬(冷笑):你不清楚!哼,您不會不清楚……假若您不願意說,那……

佩:那麼……您就要宣佈我的秘密嗎?

馬(大笑):錢太太,您真聰明,您能猜到我心裏要說的話,其差,這並不是故意要揆您,這是爲了工作,我們吃這一碗飯的人,無論遇見多大的困難,總得想辦法達成我們的任務的,您不說,我們也有辦法打聽出來。關於這黑市的情形,我們早就有了很多的情報,已經調查了十分之八九了,預計一兩天就可以破案,錢太太,您是一個有思想,有見識的女人,您應當拿出良心來,檢舉您的丈夫的不法行爲,您平常不是也反對他做這些事情嗎?那麼,您告訴我又有什麼關係!再說,我和慕平是老朋友,我很了解他,他也很了解我,我對您倆,只有同情,絕對不會有惡意的,我要成全你們的好事兒!

佩:(懷疑他,但又怕他)馬先生,您這話是真的嗎?

馬:我用不着和您說假話,我想,假若您拿出槍來(出示手槍)總可以逼出您的話來的!但是,這又何必呢?我早說過,我和慕平是老朋友,我希望您能信任我!

佩(將信將疑,最後堅決地):好吧,告訴您吧:惠豐大樓二〇五號

馬:惠豐大樓二〇五號,好,我馬上去辦這個案子,再見!

佩(馬匆匆自右門下,佩華憤憤然向右門高呼小蘭與媽自右門上)

吳:太太,小蘭的媽生了病,她的兄弟來叫她回去,正在廚房裏哭哩

佩:哦!叫她趕快拿我的錢來!

(佩華匆匆走進左門,吳媽高聲喚小蘭,小蘭在內廳裏而出,後面跟着個衣服破爛的小三)!

吳:(對小蘭)快點兒,太太要錢哩!

小三:吐血,夜裏發燒。

吳(對小三):小三子,你媽害甚麼病?

小三:沒有,我媽不肯請大夫,請大夫要花很多錢,我家飯都吃不飽

吳:那有錢吃藥?

吳:你媽給人洗衣服賺的錢也不少,還有你的,你姐姐的,一家子不

够用嗎？

小三：我媽有病，一冬天都沒有接衣服洗，我每天賣報，嗓子都叫啞了，也叫不出一萬兩萬塊錢，姐姐的錢，只够買半個月的米麵。

警察局今天收清潔捐，明天收保甲捐……不給就毆抓人，前天還貼了布告，要窮人都搬家，不許在城隍廟搭房子，吳媽媽你想我們住那兒搬？我們老家都燒光了，回不去……（小蘭自左門上）

小蘭：弟弟，走吧，（高興地）太太給了我一百萬塊錢，你看，這麼一大堆，（對吳）吳媽，太太還答應我回去陪媽媽住一個月，等她好了再來，這裏的事，你偏勞了，對不起！

吳（驚奇）：真的嗎？這真是你的造化！

小蘭：不是真的，還是假的，（對小三）弟弟，咱們走吧！

（小蘭和小三自右門下，陳華急急上）

吳：在東面，陳先生，您請坐。

平：請她來。

吳：是，（吳自左門入），稍停，佩華穿皮大衣拿手提包從左門上）

平：你準備好了！

佩：好了，買了沒有？

平：剛巧有兩張，買了。

佩華：那麼，走吧。

平走，車子在後門口，我的衣箱已經拿出去了。

（吳媽自左門上，佩華若有所思。眼睛向屋子四週望望，然後取出一信交吳）

佩：這封信等老爺回來交給他，你說我到國貨公司買點東西，六點鐘到大華去跳舞。

吳：是，太太。

（佩華急平二人急急從右門下，門外有汽車喇叭聲，桌上的電話鈴忽然響了）

吳（接電話）：喂，錢公簡……你都兒……泰和……老爺不在家……

錢：誰來的電話？

吳：老爺他回來了，泰和銀號黃經理找您講話，

錢（接電話）：喂，是大唐兄嗎？我心甫呀！有什麼事兒……

啊，風聲不好……怕出事兒……好，好，我馬上來……（放下電話，對吳）太太呢？

吳：太太上國貨公司去了，她叫告訴您，六點鐘上大華去。

錢（詫異地）：國貨公司？（轉怒）豈有此理，要她不去偏要出去，去幹嗎？

吳：太太說去買點東西，還有陳先生……

錢（大怒）：什麼？那個陳先生？

吳：在後院公館住的那位陳先生。

錢：放屁！又是那小子，你怎麼早不說？……還有什麼？

吳（胆怯）：還……還有一封信，（怯生生地從桌上拿給他）

錢（急急拆開）：哎呀！抽走了！（怒吼）私奔了！無恥的東西！

（電話鈴又響，錢心甫在太怒之下，把花瓶摔在地下，然後抓住電話機）

錢（聲音發抖）：維……惠豐……出事兒了，包圍了……警察在搜查……（他發狂的摔下電話機，倒在沙發上。馬德成帶警察三

人上）

錢先生，對不起，我們找你半天了！

錢（明知來意，故作鎮靜）：什麼事兒？

馬：什麼事兒，難道你明白嗎？請你爽爽快快地跟我走吧！

錢：我犯了什麼罪？

馬：哼，什麼罪，我也犯不滑，反正有證據擺在那裏，你自己看了就知道，何必裝腔作勢呢？這幾天忙得我們好苦哇，要不是你的太太……

錢：什麼？我的太太？我的太太怎麼了？

馬：你的太太：還算有點良心，她告了你的密，乾乾淨淨地走了，不

然的讓，地陪着你受罪，真不算！

錢（狂吼）：這個無恥的東西！下賤的東西！我要找她拚命！拚命！

馬：你拚什麼命！一天到晚，金條，麥子，美鈔……！好好的一個人，擺着正經事不做，專門在後方搗亂，你的財是發够了，再要讓

你發下去，老百姓才真要和你拚命呢！（對警士）來，帶下去！

（警士拿出手鐐，給錢心甫扣上，拖着自右門下，台上剩吳媽一人，嚇得發呆，幕徐徐下）

來客 江海

穿過寂寞的小徑
閃過貪婪的狗眼
打着紅燈籠的
一個遠方的來客
輕怕地
低叩着黑夜的門環！

鮮紅的火燭
辨開了處女的笑靨
他，一個孤獨的人
踏着夜行者輕排的脚步
跟上脚前火球的跳動
向着土窖走去了。

吹滅了燈籠
抖抖疲乏的身子
終于
他佇立在綠色的窗窻下
默默地在想……

那窻台上的燈火
在夜裏里搖搖著
而窻下
一雙渴望的眼睛
向着窻口
小聲地吐出了愛情……

於是
他吹著口哨
一個拖着辮子的姑娘
閃動着大而黑的眼睛
從窻洞裏走出來了。

——曼里
讓我們緊緊地擁抱吧。

今日的離別

也就是明日的聚合

等我凱旋回來

把那幸福的鮮花，

插在妳的頭上。

露水 思潔

在倏忽的時間裏，
儘量的給予，

將生命

獻給枯萎了的土地，

給

莊稼，

樹木

花草

……

帶來「生之力」

默默地走來

又悄悄地去。

文壇簡訊

△上海文藝作家協會將出版文藝刊物一種，開將由施蛰存主編。

△戲劇家洪深已辭去上海腳校教職，改應廈門大學英文系之聘，已到校授課。

△女作家趙清剛近應上海劇校之聘，担任文藝寫作。

△文潮月刊三月號，有關於許壽裳被害之經過及照片（渠）

△徐仲年徵求，他自己的著作：

「徐文長傳」，「李白研究」，「子夜歌及其他情歌」，「唐代小說選」以上均為法文，封面為中文，為抗戰前出版，如有藏該書者，請割愛相讓，索價多少，亦請示知「黃河」編輯部，當代轉達。

△詩人臧克家，近出版短篇小說集「掛紅」，銷路頗佳。

△「低訴」作者陸晶清女士「筆名小鹿」前由英返國戰後國代，即黎錦熙先生將約其到北平師院任課。

△梁蓬秋先生，最近將在商務印書館出版兩部著作：一為翻譯莎士比亞的「仲夏夜夢」，一為散文集「雅舍小品」。

△在「五四」時代，曾享文壇盛名的王統照，現任教青島山東大學，除作舊詩外，甚少寫作。

△「五四」時代的新文學健將胡適，報上曾載他將有組閣消息，北大學生於「民主牆」上大貼反對壁報標語，並上書胡氏，請其就「做官」「辦學」兩條路，任擇其一，此真不愧為北人之民主作風也。

△沈從文與宋光潛等均為北大紅教授，但沈近來常被一般青年作家指責，原因說他包辦了華北五個文藝刊物，果如所言，沈先生未免太辛苦了。

△江朗木名「黃河」，自西安的「黃河」月刊復刊後，他就給黃河編者去信，情願退出，改名黃江河，此亦文壇佳話也。

Dec 18 1948 (曉)

經濟學新論

三月十五月初版
每册拾萬元

邵敬助著

西新中國出版社發行

這是一部最完整最正確的經濟學論著邵教授敬助積二十餘年之研究參考中外書籍百餘部編為此書文長十五萬餘言用白宏文紙印共二〇二百用作大學課本或自修參考均甚適宜存書不多購者從速

新中國出版社 本版書目

傳評宗棠左
土耳其之雲風亞歐
實際與理論之育訓中小學
論概理管隊軍
法培栽之桃
階初學詩
集選著論思想領袖
識認有之應國防現代建設

西京勝跡攷

三月廿五日再版
每册十萬元

長安爲漢唐帝都，典章制度，藝術文物，俱係先民之精構，山川城郭，宮室園囿，勝蹟名蹟，亦皆先民手創，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兼甘肅學院教授闡文儒先生詳加考正編著本書，共約十五萬餘言，末附西京勝跡圖一大幅，尤可作遊覽之指南。本省人士不可不讀，旅陝者亦不可不人手一册。新中國出版社特再版印刷，購者從速。

黃河月刊訂閱辦法

免受加價影響改爲固定定戶

半年六期 二十萬元

全年十二期 四十萬元

四月
止截

外埠另加郵資：(千元以上郵票十足通用)

掛號半年二萬元 全年四萬元
航空半年三萬元 全年六萬元
平寄不加寄費

訂閱處：西安北大街公字一號新中國出版社

西安市政府社字一八〇二號批准先行復刊
本報爲西安市雜誌業同業公會會員

本期定價四萬元